



魏
書
十



リ 8
1735
134



98
1735
134

魏書卷五十

列傳第三十八

尉元

慕容白耀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世為豪宗父目斤勇略聞於當時泰常中為前將軍從平虎牢頗有軍功拜中山太守元年十九以善射稱神麈中為虎賁中郎將轉羽林中郎小心恭肅以匪懈見知世祖嘉其寬雅有風貌稍遷駕部給事中從幸海隅賜爵富城男加寧遠將軍和平中遷北部尚書兼散騎常侍進爵太昌侯拜冠軍將軍天安元年薛安都以徐州內附請師救援顯祖以元為使持節都督東道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博陵公與城陽公孔伯恭赴之劉彧東平太守無鹽戍主申纂詐降元知非誠款外示容納而密備焉劉

新編
此係明
冊八年
月諸人
悼山同
郎君田
所購以
贈資一
尉元

魏書卷五十
尉元傳



或兗州刺史畢眾敬遣東平太守章仇擲詣軍歸款元並納之遂
長驅而進賊將周凱望聲遁走或遣將張永沈攸之等率眾討安
都屯於下碭永乃分遣羽林監王穆之領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
龍驤將軍謝善居領卒二千據呂梁散騎侍郎張引領卒二千守
茱萸督上租糧供其軍實安都出城見元元依朝旨授其徐州刺
史遣中書侍郎高閻李璨等與安都俱還入城別令孔伯恭精甲
二千撫安內外然後元入彭城元以張永仍據險要攻守勢倍懼
傷士卒乃命安都與璨等固守身率精銳揚兵于外分擊呂梁絕
其糧運善居遁奔茱萸仍與張引東走武原馳騎追擊斬首八百
餘級武原竊寇八千餘人拒戰不下元親擐甲胄四面攻之破穆
之外營殺傷大半獲其輜重五百餘乘以給彭城諸軍然後收師
緩戰開其走路穆之率餘燼奔于永軍永勢挫力屈元乘勝圍之

攻其南門永遂捐城夜遁伯恭安都乘勢追擊時大雨雪泗水冰
合永棄船而走元豫測永必將奔亡身率眾軍邀其走路南北奮
擊大破于呂梁之東斬首數萬級追北六十餘里死者相枕手足
凍斷者十八九生擒劉或使持節都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梁
秦二州刺史寧朔將軍益陽縣開國侯垣恭祖龍驤將軍羽林監
沈承伯等永攸之輕騎走免收其船車軍資器械不可勝數劉或
東徐州刺史張讜據圍城徐州刺史王玄載守下邳輔國將軍兗
州刺史樊昌侯王整龍驤將軍蘭陵太守桓忻驅掠近民保險自
固元遣慰喻張讜及青州刺史沈文秀等皆遣使通誠王整桓忻
相與歸命元表曰彭城倉廩虛罄人有饑色求運冀相濟兗四州
粟取張永所棄船九百艘公清運致可以濟救新民顯祖從之又
表分兵置戍進定青冀復表曰彭城賊之要藩不有積粟疆守不

可以固若儲糧廣成雖劉彧師徒悉動不敢窺關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勢也詔曰待後軍到量宜守防其青冀已遣軍援須待尅定更運軍糧元又表曰臣受命出疆再離寒暑進無鄧艾一舉之功退無羊祜保境之略雖淮岱獲振而民情未安臣以愚智屬當偏任苟事宜宜徹敢不以聞臣前表以下邳水陸所湊先規殄滅遣兵屢討猶未擒定然彭城下邳信命未斷而此城之人元居賊界心尚戀土輒相誑惑希幸非望南來息耗壅塞不達雖至窮迫仍不肯降彭城民任玄朗從淮南到鎮稱劉彧將任農夫陳顯達領兵三千來循宿豫臣卽以其日密遣覘使驗其虛實如朗所言臣欲自出擊之以運糧未接又恐新民生變遣子都將千沓千劉龍駒等步騎五千將往赴擊但征人淹久逃亡者多迭相扇動莫有固志器仗敗毀無一可用臣聞代國事重古人所難功雖可立必

須經略而舉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經東安卽爲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尅若四處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因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今雖向熱猶可行師兵尚神速久則生變若天雨旣降或因水通運糧益衆規爲進取恐近淮民庶翻然改圖青冀二州卒未可拔臣輒與寮佐共議咸謂可然若隱而不陳懼有損敗之責陳而無驗恐成誣罔之罪惟天鑒懸量照臣愚欵或復遣沈攸之吳禧公領卒數萬從沂清而進欲援下邳元遣孔伯恭率步騎一萬以拒之并以攸之前敗軍人傷殘手足瘃瓦膝行者盡送令還以沮其衆又表求濟師詔

遣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會泗水暴竭賊軍不得前進白曜遂不行伯恭大破賊軍攸之悱公等輕騎遁走元書與劉彧徐州刺史王玄載示其禍福玄載狼狽夜走宿豫淮陽皆棄城而遁於是遣南中郎將中書侍郎高閭領騎一千與張讜對爲東徐州刺史中書侍郎李璨與畢衆敬對爲東兗州刺史以安初附拜元都督徐南北兗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淮陽公持節散騎常侍尚書如故詔元曰賊將沈攸之吳悱公等驅率蟻衆進寇下邳卿戎昭果毅智勇奮發水陸邀絕應時摧殄自淮以北蕩然清定皆是元帥經略將士效力之所致也朕用嘉焉所獲諸城要害之處分兵置戍以帖民情今方欲清蕩吳會懸旌秣陵至於用兵所宜形勢進止善加量度動靜以聞是時徐州妖人假姓司馬字休符自稱晉王扇惑百姓元遣將追斬之

四年詔徵元還京赴西郊尋還所鎮延興元年五月假元淮陽王三年劉昱將蕭順之王敕勲等領衆三萬人寇淮北諸城元分遣諸將逆擊走之元表淮陽郡上黨令韓念祖始臨之初舊民南叛全無一人令撫綏招集愛民如子南來民費係先等前後歸附戶至二百有餘南濟陰郡睢陵縣人趙憐等辭稱念祖善於綏撫清身潔已請乞念祖爲睢陵令若得其人必能招集離叛成立一縣顯祖詔曰樹君爲民民情如此可聽如請元好申下人之善皆此類也太和初徵爲內都大官旣而出爲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都將甚得夷民之心三年進爵淮陽王以舊老見禮聽乘步挽杖於朝蕭道成旣自立多遣間諜扇動新民不逞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夙振徵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征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大都將餘官如故總率諸軍以討之元討五固賊桓和等皆

平之東南清晏遠近恬然入爲侍中都曹尚書遷尚書令十三年
進位司徒十六年例降庶姓王爵封山陽郡開國公食邑六百戶
元表曰臣以天安之初奉律總戎廓寧淮右海內旣平仍忝徐岳
素餐戶祿積有年歲彼土安危竊所具悉每惟彭城水陸之要江
南用兵莫不因之威陵諸夏夫國之大計豫備爲先且臣初尅徐
方青齊未定從河以南猶懷彼此時劉彧遣張永沈攸之陳顯達
蕭順之等前後數度規取彭城勢連青兗唯以彭城旣固而永等
摧屈今計彼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將呼延
籠達因於負罪便忝叛亂鳩引胡類一時扇動賴威靈遐被罪人
斯戮又圍城子都將胡人王敕勲負釁南叛每懼奸圖狡誘同黨
誠所見宜以彭城胡軍換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轉戍彭城又以中
州鮮卑增實兵數於事爲宜詔曰公之所陳甚合事機其年頻表

以老乞身八月詔曰元年尊識遠屢表告退朕以公秉德清挹體
懷平隱仁雅潤廣謀猷是仗方委之民政用康億兆故頻文累札
仍違沖志而謙光逾固三請彌切若不屈從高謨復何以成其美
德也已許其致仕主者可出表付外如禮申遂元詣闕謝老引見
於庭命昇殿勞宴賜玄冠素服又詔曰夫大道凝虛至德沖挹故
尹王法玄猷以御世聖人崇謙光而降美是以天子父事三老兄
事五更所以明孝悌於萬國垂教本於天下自非道高識博孰能
處之是故五帝憲德三王乞言若求備一人同之古哲叔世之老
孰能克堪師上聖則難爲其舉傳中庸則易爲其選朕旣虛寡德
謝曩詰更老之選差可有之前司徒山陽郡開國公尉元前大鴻
臚卿新泰伯游明根並元亨利貞明允誠素少著英風老敷雅迹
位顯台宿歸終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

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克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高祖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則人之所崇莫重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衰老不究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高祖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于懷明根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如此則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臣年志朽弊識見昧然在於心慮不敢不盡高祖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已復禮以行來授禮畢乃賜步挽一乘詔曰夫尊老尚更列聖同致欽年敬德綿哲齊軌朕雖道謝玄風識昧獻則仰稟先誨企遵猷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斯彰兄焉斯顯矣前司

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並以冲德懸車懿量歸老故尊公以三事更以五雖更老非官耄耄罔祿然況事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元卿之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十七年七月元疾篤高祖親幸省疾八月元薨時年八十一詔曰元至行寬純仁風美富內秉越羣之武外挺溫懿之容自少暨長勲勤備至歷奉五朝美隆四葉南曜河淮之功北光燕然之效魯宋懷仁中鉉載德所謂立身備於本末行道著於終始勲書玉牒惠結民志者也爰及五福攸集懸車歸老謙損既彰遠近流詠陟茲父事儀我萬方謂極眉壽彌贊王業天不遺老奄余薨逝念功惟善抽怛于懷但戎事致奪恨不盡禮耳可賜布帛綵物二千匹溫明祕器朝衣一襲并爲營造墳域謚曰景桓公葬以殊禮給羽葆鼓吹假黃鉞班劍四十人賜帛一千匹

子羽名犯肅宗廟諱頗有器望起家祕書中散駕部令轉王客給事加通直散騎常侍守殿中尚書兼侍中以父憂去職又起復本官詔襲爵加平南將軍高祖親考百可以羽怠惰降常侍爲長兼仍守尚書奪祿一周遷洛以山陽在畿內改爲博陵郡開國公後爲征虜將軍恒州刺史卒仍以爲贈謚曰順

子景興襲正始元年卒贈兗州刺史無子

景興弟景儁襲爵員外散騎常侍延昌中坐杖國吏死降封深澤縣開國公

子化永襲無子爵除

羽弟靜寬雅有才識世宗時爲尚書左民郎中卒贈博陵太守重贈鎮軍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敬

子祐之通直散騎常侍護軍長史卒

慕容白曜慕容元真之玄孫父据歷官以廉清著稱賜爵高都侯卒於冠軍將軍尚書左丞贈安南將軍并州刺史高都公謚曰簡白曜少爲中書吏以敦直給事東宮高宗卽位拜北部下大夫襲爵遷北部尚書在職執法無所阿縱高宗厚待之高宗崩與乙渾共秉朝政遷尚書右僕射進爵南鄉公加安南將軍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兗州刺史畢衆敬並以城內附詔鎮南大將軍尉元鎮東將軍孔伯恭率師赴之而彧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屯升城遏絕王使皇興初加白曜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上黨公屯於碣磔以爲諸軍後繼白曜攻纂於無鹽城拔其東郭其夜纂遁遣兵追執之獲其男女數千口先是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遣使內附旣而彧遣招慰復歸於彧白曜旣拔無鹽回攻升城肥城戍王聞軍至棄城遁走獲

粟三十萬斛既至升城垣苗麋溝二戍拒守不下白曜以千餘騎襲麋溝麋溝潰自投濟水死者千餘人擊垣苗又破之得粟十餘萬斛由是軍糧充足先是淮陽公皮豹子等再征垣苗不尅白曜以一句之內頻拔四城威震齊土顯祖嘉焉詔曰卿總率戎旅討除不賓霜戈所向無不摧靡旬日之內尅拔四城韓白之功何以加此雖升城戍將房崇吉守遠不順危亡已形潰在旦夕宜勉崇威略務存長轡不必窮兵極武以爲勞頓且伐罪弔民國之令典當招懷以德使來蘇之澤加於百姓升城不降白曜忿之縱兵陵城殺數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撫慰其民無所殺戮百姓懷之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劉彧遣其將吳愔公率衆數萬欲寇彭城鎮南大將軍尉元表請濟師顯祖詔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愔時泗水暴竭船不得進愔公退白曜因停瑕丘會崇吉與從弟法壽盜

或盤陽城以贖母妻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等率騎入自馬耳關赴之觀至盤陽諸郡悉降平東將軍長孫陵寧東將軍尉眷東討青州白曜自瑕丘進攻歷城白曜乃爲書以喻之曰天弃劉彧禍難滋興骨肉兄弟自相誅戮君臣上下靡復紀綱徐州刺史薛安都豫州刺史常珍奇兗州刺史畢衆敬等深覩存亡翻然歸義故朝廷納其誠欵委以南蕃皆目前之見事東西所備聞也彼無鹽戍主申纂敢縱奸慝劫奪行人官軍始臨一時授首房崇吉固守升城尋卽潰散自襄陽以東至于淮海莫不風靡服從正化謂東陽歷城有識之士上思安都之榮顯下念申纂之死亡追悔前惑改圖後悟然執守愚迷不能自革猥總戎旅掃定北方濟黃河知十二之虛說臨齊境想一變之清風踟躕周覽依然何極故先馳書以喻成敗夫見機而動周易所稱去危就安人事常理若

以一介爲高不悛爲美則微子負嫌於時紀季受譏於世我皇魏重光累葉德懷無外軍威所拂無不披靡固非三吳弱卒所能擬抗況於今者勢已土崩劉彧威不制秣陵政不出閩外豈復能浮江越海赴危救急恃此爲援何異於蹄涔之魚冀拯江海夫蝮蛇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誠忍肌體以救性命若推義而行之無割身之痛也而可以保家寧宗長守安樂此智士所宜深思重慮自求多福道固固守不降白曜築長圍以攻之長孫陵等旣至青州沈文秀遣使請降軍人入其西郭頗有採掠文秀悔之遂嬰城拒守二年崔道固及兗州刺史梁鄒守將劉休賓並面縛而降白曜皆釋而禮之送道固休賓及其寮屬於京師後乃徙二城民望於下館朝廷置平齊郡懷寧歸安二縣以居之自餘悉爲奴婢分賜百官白曜雖在軍旅而接待人物寬和有禮獲崇吉毋妻申纂

婦女皆別營安置不令士卒誼雜乃進討東陽冬入其西郭三年春尅東陽擒沈文秀凡獲倉粟八十五萬斛米三千斛弓九千張箭十八萬八千刀二萬二千四百甲胄各三千三百銅五千斤錢十五萬城內戶八千六百口四萬一千吳蠻戶三百餘始末三年築圍攻擊日日交兵雖士卒死傷無多怨叛督上土人租絹以爲軍資不至侵苦三齊欣然安堵樂業尅城之日以沈文秀抗據不爲之拜忿而箠撻唯以此見譏以功拜使持節都督青齊東徐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將軍如故四年冬見誅初乙渾專權白曜頗所挾附緣此追以爲責及將誅也云謀反叛時論寃之

白曜少子真安年十一聞父被執將自殺家人止之曰輕重未可知真安曰王位高功重若有小罪終不至此我何忍見父之死遂

自縊焉

白曜弟如意亦從白曜平歷下與白曜同誅太和中著作佐郎成淹上表理白曜曰臣聞經疆啟宇實良將之功褒德酬庸乃聖王之務昔姜公杖鉞開隆周之基韓生秉旄興鴻漢之業故能賞超當時名垂前史若閩外功成而流言內作人主猜疑良將懷懼樂毅所以背燕章邯所以奔楚至如鄧艾懷忠矯命寧國赤心皎然幽顯同見而橫受屠戮良可悲哀及士冶伐吳奮不顧命萬里浮江應機直指使孫皓君臣輿視入洛大功亦舉讒書驟至內外唱和貝錦將成微晉武之鑒亦幾於顛沛矣每覽其事常爲痛心聖主明王固宜深察臣伏見故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慕容白曜祖父相資世首東裔值皇運廓被委節臣妾白曜生長王國飲服道教爵列上階位登帝伯去天安初江陰夷

楚敢拒工命三方阻兵連城岳峙海岱蒼生翹首拯援聖朝乃眷南顧思救荒黎大議廟堂顯舉元將百寮同音僉曰惟允遂推轂委誠授以專征之任握兵十萬杖鉞一方威陵河濟則淮徐震懼師出無鹽而申纂授首濟北太原同時消潰麋溝垣苗相尋奔走及回麾東掃道固銜壁盤陽梁鄒肉袒請命于時東陽未平人懷去就沈文靜高崇仁擁衆不朝扇擾邊服崔僧祐蓋次陽陳顯達連兵淮海水陸鋒起揚旌而至規援青齊士民惴惴莫不南顧時兵役旣久咸有歸心而白曜外宣皇風內盡方略身擐甲冑與士卒同安撫初附示以恩厚三軍懷挾纊之溫新民欣來蘇之澤遂使僧祐擁徒弭旆效順軍門文靜崇仁棄城竄海次陽顯達望塵南奔聲震江吳風偃荆漢及青州尅平文秀面縛海波清靜三齊尅定逃彼東南永爲國有使天府納六州之貢濟泗息烽警之虞

開岱宗封禪之略闢山川聖秩之序斯誠宗廟之靈神筭所授然抑亦白曜與有力矣及氛翳既盡爵命亦隆榮燭當時聲譽日遠而民惡其上妄生尤隙因其功高流言惑聽巧偽亂真朱紫難辨傷夷未瘳合門屠戮鴻勳盛德蔑爾無聞有識之徒能不悽愴臣謂白曜策名王庭累荷榮授歷司出內世載忠美秉鉞啟蕃折衝敵國開疆千里拔城十二辛勤於戎旅之際契濶於矢石之間登鋒履危志存靜亂及方難旣夷身應高賞受胙河山與國升降六十之年寵靈已極觀其立功足明機運豈容僥倖更邀非望者乎且於時國家士馬屯積京南跨州連鎮勢侔雲岳王將驍雄按鉞在所莫不殉忠死難效節奉時此之不可生心白曜足知之矣況潛逆阻兵營代厭亂加以王師仍舉州郡屠裂齊民勞止神膽俱喪亡燼之衆不可與圖存離敗之民不可以語勇哉白曜果毅習

戎體閑兵勢靈不知士民之不可籍將士之不同已據彊兵之勢因塗炭之民而欲立非常之事此愚夫之所弗爲也料此推之事可知矣伏惟陛下聖鑒自天仁孝宰世風冠宇宙道超百王開國以來諸有罪犯極刑不得骸骨者悉聽收葬大造之恩振古未有而白曜人舊功高嬰禍淪覆各滅國除爵命無紹天下衆庶咸共哀憐方之餘流應有差異願陛下揚日月之光明勲臣之績垂天地之施慰僵屍之魂使合棺定謚歿有餘稱選其宗近才堪驅策錫以微爵繼其絕世進可以獎勸將來退可以顯國恩澤使存者荷莫大之恩死者受骨肉之惠豈不美哉仰惟聖明霈然昭覽狂瞽之言伏待刑憲高祖覽表嘉愍之

白曜弟子契輕薄無檢太和初以名家子擢爲中散遷宰官南安王楨有貪暴之響遣中散閻文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楨金寶之

賂爲楨隱而不言事發坐之文明太后引見羣臣謂之曰前論貪
清皆云克修文祖時亦在中後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
高祖曰古有待放之臣亦有離俗之士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
辭位歸第契進曰臣卑微小人聞識不遠過蒙曲照虛忝今職小
人之心無定帝王之法有常以無恒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
乞垂退免高祖曰昔鄭相嗜魚人有獻魚者相曰若取此魚恐削
名祿遂不肯受契若知心不可常卽知貪之惡矣何爲求退遷宰
官令微好碎事頗曉工作主司厨宰稍以見知及營洛陽基構征
新野南陽起諸攻具契皆參典太和末以功遷太中大夫光祿少
卿營州大中正賜爵定陶男正始初除征虜將軍營州刺史徙都
督沃野薄骨律二鎮諸軍事沃野鎮將轉都督禦夷懷荒二鎮諸
軍事平城鎮將將軍並如故轉都督朔州沃野懷朔武川三鎮三

道諸軍事後將軍朔州刺史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并州刺史
謚曰克初慕容破後種族仍繁天賜末頗忌而誅之時有遺免不
敢復姓皆以輿爲氏延昌末詔復舊姓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猶
號慕容特多於他族

契長子昇字僧度建興太守遷鎮遠將軍沃野鎮將進號征虜將
軍甚得邊民情

契第二子僧濟自奉朝請稍轉至五校耽淫酒色不事各行

契弟暉歷涇州長史新平太守有惠政景明中大使于忠賞粟二
百石卒贈幽州刺史

孫善儀同開府主簿

史臣曰魏之諸將罕立方面之功尉元以寬雅之風受將帥之任
取瑕丘如覆掌尅彭城猶拾遺擒將馘醜威名遠被位極公老聖

王乞言無乃近世之一人歟白曜有敦正之風出當薄伐席卷三
齊如風靡草接物有禮海垂欣慰其勞固不細矣功名難處追猜
嬰戮宥賢議勤未聞於斯日也

魏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八終

魏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八終

魏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九

魏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九

韓茂

皮豹子

封敕文

呂羅漢

孔伯恭

韓茂字元興安定武安人也父耆字黃老永興中自赫連屈丐來
降拜綏遠將軍遷龍驤將軍常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常山之九
門卒贈齊州刺史謚曰成侯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太宗
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為中軍執幢時有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
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太宗異而問之徵茂所屬具以狀對太宗謂

左右日記之尋徵詣行所在試以騎射太宗深奇之以茂爲虎賁
中郎將後從世祖討赫連昌大破之世祖謂諸將曰今若窮兵極
武非弔民之道明年當共卿等取之徙其民而還以軍功賜茂爵
蒲陰子加彊弩將軍遷侍輦郎又從征統萬大破之從平平涼當
茂所衝莫不應弦而殞由是世祖壯之拜內侍長進爵九門侯加
冠軍將軍後從征蠕蠕頻戰大捷與樂平王丕等伐和龍徙其居
民從平涼州茂爲前鋒都將戰功居多遷司衛監錄前後功拜散
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安定公加平南將軍從破薛永宗伐蓋吳
轉都官尚書從征懸瓠頻破賊軍車駕南征分爲六道茂與高涼
王邠出青州諸軍渡淮降者相繼拜茂徐州刺史以撫之車駕還
以茂爲侍中尚書左僕射加征南將軍世祖崩劉義隆遣將檀和
之寇濟州南安王余令茂討之至濟州和之遁走高宗踐祚拜尚

書令加侍中征南大將軍茂沉毅篤實雖無文學每議論合理爲
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爲朝廷所稱太安二年夏領太子少師冬
卒贈涇州刺史安定王謚曰桓王

長子備字延德初爲中散賜爵江陽男加揚烈將軍又進爵行唐
侯拜冠軍將軍太子庶子遷寧西將軍典遊獵曹加散騎常侍襲
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卒贈雍州刺史謚曰簡公

備弟均字天德少而善射有將略初爲中散賜爵范陽子加寧朔
將軍遷金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兄備卒無子均襲爵安定公征南
大將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本將軍定州刺史轉青冀二州刺
史餘如故恤民廉謹甚有治稱廣阿澤在定冀相三州之界土廣
民稀多有寇盜乃置鎮以靜之以均在冀州劫盜止息除本將軍
廣阿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均清身率下明爲耳目廣設方

略禁斷奸邪於是趙郡屠各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劫害爲業者均皆誘慰追捕遠近震蹶先是河外未賓民多去就故權立東青州爲招懷之本新附之民咸受優復然舊人奸逃者多徃投焉均表陳非便朝議罷之後均所統劫盜頗起顯祖詔書誚讓之又以五州民戶殷多編籍不實以均忠直不阿詔均檢括出十餘萬戶復授定州刺史輕徭寬賦百姓安之延興五年卒謚曰康公

子寶石襲爵

均弟天生爲內廐令後典龍牧曹出爲持節平北將軍沃野鎮將皮豹子漁陽人少有武略泰常中爲中散稍遷內侍左右世祖時爲散騎常侍賜爵新安侯加冠軍將軍又拜選部尚書餘如故出除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淮陽公鎮長安尋加征西將軍後坐盜官財徙於統萬

真君三年劉義隆遣將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楊難當遂陷仇池世祖徵豹子復其爵位尋拜使持節仇池鎮將督關中諸軍與建興公古弼等分命諸將十道並進四年正月豹子進擊樂鄉大破之擒義隆將王奐之王長卿等六人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人豹子進軍下辨義隆將強玄明辛伯奮棄城遁走追斬之悉獲其衆義隆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池至漢中聞官軍已西懼不敢進方明益其兵而遣之豹子與司馬楚之至於濁水擊擒崇之盡虜其衆進至高平義隆將姜道祖降仇池平未幾諸氏復反推楊文德爲主以圍仇池古弼率諸軍討平之時豹子次於下辨聞圍解欲還弼遣使謂豹子曰賊恥其負敗必求報復後舉爲難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爲然尋除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節公如故十一月義隆復遣楊

文德姜道盛率衆二萬人寇濁水別遣將青陽顯伯守斧山以拒豹子濁水城兵射殺道盛豹子至斧山斬顯伯悉俘其衆豹子又與河間公元齊俱會于濁水賊衆震恐棄其兵甲夜遁初南秦王楊難當歸命詔送楊氏子弟詣京師文德以行賂得留亡奔漢中義隆以文德爲武都王給兵二千人守葭蘆城招誘氏羌於是武都陰平五部氏民叛應文德詔豹子率諸軍討之文德阻兵固險拒豹子文德將楊高來降引諸軍向其城文德棄城南走收其妻子寮屬軍資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師義隆白水太守郭啟玄率衆救文德豹子分軍逆擊大破之啟玄文德走還漢中興安二年正月義隆遣其將蕭道成王虬馬光等入漢中別令楊文德楊頭等率諸氏羌圍武都城中拒之殺賊二百餘人豹子分兵將救之至女磊聞賊停軍豹子遣人於祁山取馬欲往赴援文德

謂豹子欲斷其糧運回軍還入覆津據險自固義隆恐其輒回又增兵益將令晉壽白水送糧覆津漢川武興運粟甘泉皆置倉儲豹子表曰義隆增兵運糧尅必送死臣所領之衆本自不多唯仰民兵專恃防固其統萬安定二鎮之衆從戎以來經三四歲長安之兵役過甚月未有代期衣糧俱盡形顏枯悴窘切戀家逃亡不已旣臨寇難不任攻戰士民奸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爲唇齒計文德去年八月與義隆梁州刺史劉秀之同征長安聞臺遣大軍勢援雲集長安地平用馬爲便畏國騎軍不敢北出但承仇池局本或作句或作勾皆疑人稱臺軍不多戍兵尠少諸州雜人各有還思軍勢若及必自奔逃進軍取城有易反掌承信其語回趣長安之兵遣文德蕭道成王虬等將領來攻武都仇池望連秦隴進圍武都已經積日畏臣截後斷其糧路關鎮少兵未有大損今外寇兵彊臣力

寡弱拒賊備敵非兵不擬乞選壯兵增戍武都牢城自守可以無
患今事已切急若不馳聞損失城鎮恐招深責願遣高平突騎二
千贖糧一月速赴仇池且可抑折逆民支對賊虜須長闕上邽安
定戍兵至可得自全糧者民之命也雖有金城湯池無糧不守仇
池本無儲積今歲不收苦高平騎至不知云何以得供援請遣秦
州之民送軍祁山臣隨迎致詔高平鎮將苟莫于率突騎二千以
赴之道成等乃退徵豹子爲尚書出爲內都大官劉駿遣其將殷
孝祖脩兩當城於清東以逼南境天水公封敕文擊之不尅詔豹
子與給事中周丘等助擊之豹子以南寇城守攻圍費日遂略地
至高平劉駿取丘鎮遣步卒五千助戍兩當去城八里與豹子前
鋒候騎相遇卽便交戰豹子軍繼至大破之縱騎追擊殺之至于
城下其免者十餘人而已城內恐懼不敢出救旣而班師先是河

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及前涇州刺史封阿君督河西諸軍南趣
石樓與衛大將軍樂安王良以討羣胡豹子等與賊相對不覺胡
走無提而還又坐免官尋以前後戰功復擢爲內都大官和平五
年六月卒高宗追惜之贈淮陽王謚曰襄賜命服一襲

子道明襲爵

道明第八弟喜高宗以其名臣子擢爲侍御中散遷侍御長高祖
初吐谷渾拾寅部落饑窘侵涼澆一爲兆河大爲民患詔假喜平西將
軍廣川公領涼州枹罕高平諸軍與上黨王長孫觀討拾寅又拜
爲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
鎮將假公如故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故也喜至申恩布
惠夷民大悅酋帥強奴子等各率戶歸附於是置廣業固道二郡
以居之徵爲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加左將軍太和元年劉準葭

蘆戍王楊文度遣弟鼠竊據仇池喜率衆四萬討鼠軍到建安鼠
棄城南走進次濁水遣平西將軍楊靈珍擊文度所置仇池太守
楊真真衆潰僅而得免喜遂軍於覆津文度將強大黑固守津道
懸崖險絕偏閣單行喜部分將士攀崖涉水衝擊大黑大黑潰走
追奔西入攻葭蘆城拔之斬文度傳首京師殺一千餘人詔曰夫
忠臣生於德義之門智勇出於將相之族往年氏羌放命侵竊邊
戍都將皮喜梁醜奴等或資父舊勲或身建殊效威名著於庸漢
公義列於天府故授以節鉞委閫外之任並罄力盡銳克荷所司
霜戈始動蟻賊奔散仇池旋復民夷晏安及討葭蘆又梟凶醜元
惡俱殲關關永息朕甚嘉之其所陳計略商榷利害料其應否寧
邊益國專之可也今軍威旣振羣愚懾服革弊崇新有易因之勢
寬猛之宜任其量處應立郡縣者亦聽銓置其楊文度楊鼠親屬

家累部送赴臺仇池南秦之根本守禦資儲特須豐積險阻之要
尤宜守防令奸覘之徒絕其僥倖勉勤戎務綏靜新俗懷民安土
稱朕意焉又詔喜等曰卿受命專征薄伐邊寇軍威所及卽皆平
蕩復仇池之舊鎮破葭蘆之新邦梟擒首逆剋剪凶黨勲庸之美
朕無間然仇池國之要蕃防守事宜尤須完實從前以來駱谷置
鎮是以奸賊息關關之心邊城無危敗之禍近由徙就建安致有
往年之役前敕卿等部率兵將駱谷築城雖有一時之勤終致永
延之固而卿等不祇詔命至于今日徒使兵人稽顙無事閒停方
復曲辭表求罷下豈是良將忘身憂國盡忠之謂也諸州之兵已
復一歲宜暫戮力成此要功卿等表求來年築城豈不更勞兵將
孰若因今兵勢卽令就之一勞永逸事不再舉也今更給軍糧一
月速于駱谷築城使四月盡必令成就訖若不時營築乃築而不

成成而不固以軍法從事南天水郡民桺旃據險不順喜率眾討滅之轉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豫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者就州決以杖罰七年卒贈以本官謚曰恭

公

子承宗襲爵

喜弟雙仁冠軍將軍仇池鎮將

封敕文代人也祖豆皇始初領眾三萬東征幽州平定三郡拜幽州刺史後爲使持節都督冀青二州諸軍事前將軍開府冀青二州刺史關內侯父涅太宗時爲侍御長卒贈龍驤將軍定州刺史章武侯謚曰隱敕文始光初爲中散稍遷西部尚書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開府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天水公鎮上邽詔敕文率步騎七千征吐谷渾慕利延兄子拾歸於

袍罕衆少不能制詔遣安遠將軍廣川公乙烏頭等二軍與敕文會隴右軍次武始拾歸夜遁敕文引軍入袍罕虜拾歸妻子及其民戶分徙千家於上邽留烏頭守袍罕金城邊罔天水梁會謀反扇動秦益二州雜人萬餘戶據上邽東城攻逼西城敕文先已設備殺賊百餘人被傷者衆賊乃引退罔會復率衆四千攻城氏羌一萬屯於南嶺休官屠各及諸雜戶二萬餘人屯於北嶺爲罔等形援敕文遣二將領騎二百設備門內別令騎出擊之旣而僞退罔率衆騰逐敕文輕騎橫衝大破之斬罔而北嶺之賊從高射敕文軍人飛矢如雨梁會得奔北嶺騎乃引還復推會爲王敕文分兵二百人突入南城燒其門樓賊見火起衆皆驚亂又遣步卒攻門尅之便率騎士馳入賊餘衆開門出走奔入東城乘背追擊殺千餘人安豐公閻根率軍助救文敕文表曰安定逆賊帥路那羅

遣使齎書與逆帥梁會會以那羅書射於城中那羅稱纂集眾旅
尅期助會又仇池城民李洪自稱應王天授玉璽擅作符書誑惑
百姓梁會遣使招引楊文德而文德遣權壽胡將兵二十人來到
會間扇動州土云李洪自稱應王兩雄不並若欲須我先殺李洪
我當自往梁會欲引致文德誘說李洪來入東城卽斬洪首送與
文德仇池鎮將淮陽公臣豹子遣使潛行以今月二十四日來達
臣鎮稱楊文德受劉義隆職爵領兵聚眾在仇池境中沮動民人
規竊城鎮且梁會反逆以來南勾文德援勢相連武都氏羌盡相
唇齒爲文德起軍所在屯結兵眾已集尅來不遠臣備邊鎮與賊
相持賊在東城隔牆而已但以腹背有敵攻城有疑討度文德尅
來助會若文德旣至百姓響應賊黨遂甚用功益難今文德未到
麥復未熟事宜速擊於時爲便伏願天鑒特遣大軍助臣誅剪表

未及報梁會謀欲逃遁先是敕文掘重壑於東城之外斷賊走路
夜中會乃車陳飛梯騰壑而走敕文先嚴兵於壑外拒鬪從夜至
旦敕文謀於眾曰因獸猶鬪而況於人賊眾知無生路人自致死
必傷士眾未易可平若開其生路賊必上下離心尅之易矣眾咸
以爲然初敕文以白虎幡宣告賊眾曰若能歸降原其生命應時
降者六百餘人會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遁敕文縱騎躡之死者大
半俘獲四千五百餘口略陽王元達因梁會之亂聚眾攻城招引
休官屠各之眾推天水休官王宦興爲秦地王敕文與臨淮公莫
真討之軍次略陽敕文遣使慰喻而元達等三千餘人屯於松多
川乃部分諸軍三道並攻賊出營拒戰大破之俘三千人高宗時
與新平公周益擊劉駿將殷孝祖於清東不尅天安元年五月卒
長子萬護讓爵於弟翰於時讓者惟萬護及元氏侯趙辟惡子元

伯讓其弟次興朝廷義而許之

翰族孫靜世宗時歷位征虜將軍武衛將軍太子左衛率以幹用稱延昌中遷平北將軍恒州刺史臨朐子後坐事免卒

子熙奉朝請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與薛曇尚迎蠕蠕王婆羅門於涼州又除鎮遠將軍河陰令卒贈輔國將軍朔州刺史子纘武定末潁川太守

呂羅漢本東平壽張人其先石勒時徙居幽州祖顯字子明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分爭者皆就而質焉慕容垂以爲河間太守皇始初以郡來降太祖嘉之賜爵魏昌男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務存膽恤妻子不免饑寒民頌之曰時惟府君克已清明緝我荒土民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卒官父温字晞陽善書好施有文武才略世祖伐赫連昌以温爲幢將先登陷陳每戰必捷以功拜

宣威將軍奉車都尉出爲秦州司馬遷上黨太守善勸課有治名卒贈平遠將軍豫州刺史野王侯謚曰敬羅漢仁篤慎密弱寇以武幹知名父温之佐秦州羅漢隨侍隴右氏楊難當率衆數萬寇上邽秦民多應之鎮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羅漢射難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殪賊衆轉盛羅漢進計曰今若不出戰示敵以弱衆情攜貳大事去矣意頭善之卽簡千餘騎令羅漢出戰羅漢與諸騎策馬大呼直衝難當軍衆皆披靡殺難當左右隊騎八人難當大驚會世祖賜難當璽書責其跋扈難當乃引還仇池意頭具以狀聞世祖嘉之徵爲羽林中郎上邽休官呂豐屠各王飛廉等八千餘家據險爲逆詔羅漢率騎一千討擒之從征懸瓠羅漢與琅邪王司馬楚之駕前招慰降者九千餘戶比至盱眙頻破賊軍擒其將顧儼李觀之等以功遷羽林中郎幢

將賜爵烏程子加建威將軍及南安王余立羅漢猶典宿衛高宗
之立羅漢有力焉遷少卿仍幢將進爵野王侯加龍驤將軍拜司
衛監遷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山陽公加鎮西將軍及蠕蠕犯
塞顯祖討之羅漢與右僕射南平公元目振都督中外軍事出爲
鎮西將軍秦益二州刺史時仇池氏羌反攻逼駱谷鎮將吳保元
走登百頃請援於羅漢羅漢帥步騎長孫觀掩擊氏羌大破之
斬其渠帥賊衆退散詔羅漢曰卿以勞勤獲叙才能致用內總禁
旅外臨方岳褒寵之隆可謂備矣自非盡節竭誠將何以垂名竹
帛仇池接近邊境兵革屢興旣勞士卒亦動民庶皆由鎮將不明
緩禁不理之所致也卿應機赴擊殄此兇醜隴右土險民亦剛悍
若不導之以德齊之以刑寇賊莫由可息百姓無以得靜朕垂心
治道欲使遠近清穆卿可召集豪右擇其事宜以利民爲先益國

爲本隨其風俗以施威惠其有安土樂業奉公勤私者善加勸督
無奪時利明相宣告稱朕意焉涇州民張羌郎扇惑隴東聚衆千
餘人州軍討之不能制羅漢率步騎一千擊羌郎擒之仇池氏羌
叛逆遂甚所在蜂起道路斷絕其賊帥蚤廉符祈等皆受劉昱官
爵鐵券略陽公伏阿奴爲都將與羅漢赴討所在破之生擒廉祈
等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諸羌恃險數爲叛逆自羅漢蒞
州撫以威惠西戎懷德土境恬然高祖詔羅漢曰朕總攝萬機統
臨四海恩隆古道光顯風教故內委羣司外任方牧正是志士建
節之秋忠臣立功之際然赤水羌民遠居邊土非卿善誘何以招
輯卿所得口馬表求貢奉朕嘉乃誠便敕領納其馬印付都牧口
以賜卿徵拜內都大官聽訟察獄多得其情太和六年卒於官高
祖深悼惜之賜命服一襲贈以本官謚曰莊公

長子興祖襲爵山陽公後例降爲侯景明元年卒

興祖弟伯慶爲中散咸陽王禧郎中令

伯慶弟世興校書郎

羅漢弟大檀爲中散伯農太守

大檀弟豹子東萊鎮將後改鎮爲州行光州事

豹子弟七寶侍御中散遷少卿出爲假節龍驤將軍東雍州刺史

孔伯恭魏郡鄴人也父昭始光初以密皇后親賜爵汝陰侯加安

東將軍徙爵魏縣侯遷安南將軍昭性柔曠有才用出爲趙郡太

守治有能各徵拜光祿大夫轉中都大官善察獄訟明於政刑遷

侍中鎮東將軍幽州刺史進爵魯郡公和平二年卒謚曰康公長

子羅漢東宮洗馬次伯恭以父任拜給事中後賜爵濟陽男加鷹

揚將軍出爲安南將軍濟州刺史進爵城陽公入爲散騎常侍顯

祖初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內附彧遣將張永沈攸之等
擊安都安都上表請援顯祖進伯恭號鎮東將軍副尚書尉元救
之軍次于柁賊將周凱聞伯恭等軍至棄衆遁走張永仍屯下碭
永輜重在武原伯恭等攻而尅之永計無所出引師而退時皇興
元年正月天大寒雪泗水冰合永與攸之乘船而走伯恭等進擊
首虜及凍死甚衆八月伯恭以書喻下邳宿豫城內曰劉彧肆逆
滔天弗鑒靈命猶謂絕而復興長江可恃敢遣張永周凱等率此
蟻衆送死彭城大軍未臨逆首奔潰今乘機電舉當屠此城遂平
吳會弔民伐罪幸時歸款自求多福時攸之吳禧公等率衆數萬
來援下邳屯軍焦墟曲去下邳五十餘里伯恭遣子都將侯汾等
率騎五百在水南奚斤等五百餘騎在水北南北邀之伯恭密造
火車攻具欲水陸俱進攸之等既聞將戰引軍退保樊階城伯恭

又令子都將孫天慶等步騎六千向零中峽斫木斷清水路劉彧
寧朔將軍陳顯達領衆二千溯清而上以迎攸之屯于睢清合口
伯恭率衆渡水大破顯達軍俘斬十九攸之聞顯達軍敗順流退
下伯恭部分諸將俠清南北尋攸之軍後伯恭從睢陵城東向零
中峽分軍爲二道遣司馬范師子等在清南伯恭從清西與攸之
合戰遂大破之斬其將姜產之高遵世及丘勿弼丘隆先沈榮宗
陸道景等首攸之僖公等輕騎遁走乘勝追奔八十餘里軍資器
械虜獲萬計進攻宿豫劉彧戍將魯僧遵棄城夜遁又遣將孔太
恒等領募騎一千南討淮陽或太守崔武仲焚城南走遂據淮陽
二年以伯恭爲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兗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彭城
鎮將東海公三年十月卒贈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謚曰桓
伯恭弟伯孫爲中書口上襲父爵魯郡公拜鎮東將軍東萊鎮將

轉本將軍東徐州刺史先事免官卒于家

史臣曰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爲將也皆以沉勇
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苟要一戰之利僥倖暫
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

魏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

趙逸

胡方回

胡叟

宋繇

張湛

宗欽

段承根

闕駟

劉昞

趙柔

漢書

魏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

索敞

陰仲達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十世祖融漢光祿大夫父昌石勒黃門郎
逸好學夙成仕姚興歷中書侍郎為興將齊難軍司征赫連屈丐
難敗為屈丐所虜拜著作郎世祖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
安得為此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
猶子雲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拜中書侍郎神麈
三年三月上巳帝幸白虎殿命百寮賦詩逸製詩序時稱為善久
之拜寧朔將軍赤城鎮將綏和荒服十有餘年百姓安之頌表乞
免久乃見許性好墳素北齊本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
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逸兄温字思恭博學有高名姚泓天水太守劉裕滅泓遂沒於氏
氏王楊盛盛子難當既有漢中以温為輔國將軍秦梁一州刺史
及難當稱蕃世祖以温為難當府司馬卒于仇池

長子廣夏中書博士

第三子琰語在孝感傳初姚萇以逸伯父遷為尚書左僕射卒于
長安劉裕滅姚泓徙遷子孫於建業遷玄孫翼翼從子超宗令勝
遐叔隆穆等太和景明中相尋歸降

翼翼粗涉書傳通率有器藝初為平昌太守甚有治稱入歷軍校加
鎮遠將軍長史深為領軍元義所知待遷光祿大夫卒贈左將軍
齊州刺史

超宗身長八尺頗有將略太和末為豫州平南府長史帶汝南太
守加建威將軍賜爵尋陽伯入為驍騎將軍超宗在汝南多所受
納貨賂太傅北海王詳詳言之於世宗除持節征虜將軍岐州刺

史徙河東太守卒官超宗在河東更自脩厲清靖愛民百姓追思之贈本將軍華州刺史謚曰成伯

子懿襲爵歷員外常侍尚書郎

超宗弟令勝亦長八尺疎狂有膂力歷河北恒農二郡太守並坐貪暴爲御史所彈遇赦免神龜末自後將軍太中大夫出爲恒農太守卒官令勝寵惑妾潘離棄其妻羊氏夫妻相訟送發陰私醜穢之事彰於朝野

遐初爲軍主從高祖征南陽景明初爲梁城戍主被蕭衍將攻圍以固守及戰功封牟平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後以左軍將軍假征虜將軍督巴東諸軍事鎮南鄭時蕭衍寇軍將軍軍主姜脩衆二萬屯羊口輔國將軍姜白龍據南城龍驤將軍泉建率土民北入桑垓姜脩又分軍據興勢龍驤將軍譚思文據夾石司州刺史

王僧炳頓南安並扇動夷獠規翻南鄭遐率甲士九千所在衝擊數百里中莫不摧靡前後斬首五千餘級還以輔國將軍出爲滎陽太守時蕭衍將馬仙琕率衆攻圍胸城戍主傅文驥嬰城固守以遐持節假平東將軍爲別將與劉思祖等救之次於鮑口去胸城五十里夏雨頻降厲涉長驅將至胸城仙琕見遐營壘未就逕來逆戰思祖率彭沛之衆望陳奔退遐孤軍奮擊獨破仙琕斬其直閣將軍軍主李魯生直後軍主葛景羽等仙琕先分軍於胸城之西阻水列柵以圍固城遐身自潛行觀水深淺結草爲筏銜枚夜進破其六柵遂解固城之圍進救胸城都督盧昶率大軍繼之未幾而文驥力竭以城降賊衆軍大崩昶棄其節傳輕騎而走惟遐獨握節而還時仲冬寒盛兵士凍死者胸山至於郟城二百里間僵尸相屬昶儀衛失盡於郟城借假節以爲軍威遐坐失利免

官延昌中起爲光祿大夫使持節假前將軍爲別將防捍西荆又爲別將隸蕭寶夤東征淮堰熙平初出爲平西將軍汾州刺史在州貪濁聞於遠近卒贈安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襄

子子獻襲爵

子獻第四弟子素司空長流參軍

叔隆步兵校尉永平初同懸瓠城民白早生之逆鎮南邢巒平豫州獲而宥之後以貨自通得爲秦州關西府長史加鎮遠將軍秦州殷富去京懸遠叔隆與敕使元脩義同心聚斂納貨巨萬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尋遷左軍將軍太中大夫賂司空劉騰出爲中山內史在郡無德政專以貨賄爲事叔隆奸詐無行忘背恩義懸瓠之免是其族人前軍將軍趙文相之力後無報德之意更與文相斷絕文相長者不以爲恨及文相爲汝南內史猶經紀其家後

文相卒叔隆了不恤其子弟時論賤薄之

穆善書記有刀筆之用爲汾州平西府司馬翼臨亡以穆託領軍元義以穆爲汝南刺史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父義周姚泓黃門侍郎方回赫連屈丐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爲屈丐統萬城銘虵祠碑諸文頗行於世世祖破赫連昌方回入國雅有才尚未爲時所知也後爲北鎮司馬爲鎮脩表有所稱慶世祖覽之嗟美問誰所作旣知方回召爲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遷侍郎與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並愛重之清貧守道以壽終

子始昌亦長者有父風歷位南部主書

子醜孫中書學生祕書郎中散世不治產業家甚貧約兄弟並早亡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有冠冕爲西夏著姓叟少聰敏年十三辨疑釋理知名鄉國其意之所悟與成人交論妙有屈焉學不師受友人勸之叟曰先聖之言精義入神者其唯易乎猶謂可思而過半末世腐儒粗別剛柔之位寧有探蹟未兆者哉就道之義非在今矣及披讀羣籍再閱於目皆誦於口好屬文旣善爲典雅之詞又工爲鄙俗之句以姚政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蔑時輩知叟至召而見之祖思習常待叟不足叟聊與叙溫涼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而反乎叟對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也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有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而未及鄙黷人皆奇其才畏其筆世猶傳誦之以爲笑狎叟孤飄坎壈

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劉義隆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以叟才士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多爲豪儁所尚時蜀沙門法成鳩率僧旅幾于千人鑄丈六金像劉義隆惡其聚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卽赴丹陽啟申其美遂得免焉復還於蜀法成感之遺其珍物價值千餘匹叟謂法成曰緯蕭何人能棄明珠吾爲德請財何爲也一無所受在益土五六載北至楊難當乃西入沮渠牧犍遇之不重叟亦本無附之之誠乃爲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羣犬吠新客佞闈排疎賓直途旣以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鮑眄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叟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曷祝鮑之有也叟曰古人有言君子聞鞀鼓之聲則思戰爭之士貴王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地陋僻而僭徽號

居小事大寧若茲乎徐偃之轍故不旋踵矣吾之擇木夙在大魏
與子暫違非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既先歸國朝廷以其識機
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家於密雲蓬室草筵惟以酒自適謂友
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矣後叟被
徵至謝恩并獻詩一篇高宗時召叟及舒並使作檄劉駿蠕蠕文
舒文劣於叟舒尋歸家叟不治產業常苦饑貧然不以爲恥養子
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牸牛弊韋袴褶而已作
布囊容三四斗飲噉醉飽便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
視之蔑如也尚書李敷嘗遺之以財都無所取初叟一見高允曰
吳鄭之交以紆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弦韋爲幽贊以此言之彼
可無愧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
褐璨頗忽之叟謂之曰老子今若相許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

何計也譏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
若孺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甯常
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儁攜壺執榼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
拜盡孝思之敬時敦煌汜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
郎博陵許赤虎江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
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爲
君子矣順陽等數子稟叟獎示頗涉文流高閭曾造其家值叟短
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集其館宇卑陋園
疇見其貧約以物值十餘匹贈之亦無辭愧閭作宣命賦叟爲之
序密雲左右皆祗仰其德歲時奉以麻布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
餘財年八十而卒叟元妻敦煌宋氏先亡無子後庶養者亦皆早

天竟以絕後叟死無有家人營王凶事胡始昌迎而殯之于家墓于墓次卽令一弟繼之襲其爵始復男虎威將軍叟與始昌雖爲宗室而性氣殊詭不相好附於其存也往來乃簡及亡而收恤至厚議者以爲非必敦哀疎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宋繇字體業敦煌人也曾祖配祖悌世仕張軌子孫父尙張玄靚龍驤將軍武興太守繇生而尙爲張邕所誅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繇少而有志尚喟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誦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羣言靡不覽綜呂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業拜繇中散常侍繇以業無經濟遠略西奔李暠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雅好儒學雖在兵難之間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停寢政事引談經籍

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數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尙李欽欣得宋繇耳拜尙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之將死也以子牧犍委託之牧犍以繇爲左丞送其妹興平公主於京師世祖拜繇爲河西王右丞相賜爵清水公加安遠將軍世祖并涼州從牧犍至京師卒謚曰恭

長子巖襲爵改爲西平侯

巖子蔭中書議郎樂安王範從事中郎卒贈輔國將軍咸陽太守子超尙書度支郎

超弟稚字季預師事安邑李紹伯受諸經傳性清嚴治家如官府太和中拜司徒屬又以例降除西中府戶曹參軍轉并州城陽王鸞城局參軍景明二年拜白水縣令在縣十一年頗得民和遷青

州敦海太守正光三年卒

子遊道武定末太尉長史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敦煌人魏執金吾恭九世孫也湛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冲素有大志仕沮渠蒙遜黃門侍郎兵部尚書涼州平入國年五十餘矣賜爵南浦男加寧遠將軍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叙曰國家西平河右敦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並有雋才見稱於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爲注故因退朝之餘暇而爲之解焉其見稱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粒操尚無虧浩常給其衣食每歲贈浩詩頌浩常報答及浩被誅湛懼悉燒之

兄懷義閑粹有才幹遭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除而蔬糲弗改卒于征西參軍

長子廣平高平令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也父燮字文友呂光太常卿欽少而好學有儒者之風博綜羣言聲著河右仕沮渠蒙遜爲中書郎世子洗馬欽上東宮侍臣箴曰恢恢玄古悠悠生民五才迭用經叙彝倫匡父維子弼君伊臣顛而能扶屈而能申昔在上聖妙鑒厥趣不曰我明而乖其度不曰我新而忽其故如彼在泉臨深是懼如彼覆車望途改步是以令問宣流英風遠布及於三季道喪純遷桀起瓊臺紂醜糟山周滅妖妣羿喪以田險詖蔽其耳目鄭衛陳於其前怙才肆虐異端是纏豈伊害身厥胤殲焉茫茫禹跡畫爲九區昆蟲鳥獸各有巢居雲歌唐后垂橫美虞疎網改祝殷道攸敷龍盤應德隋虵銜珠勿謂無心識命不殊勿謂理絕千載同符爰在子桓靈數攸臻儀形徐阮左右劉陳披文採友叩典問津用能重

離龔曜魏鼎維新於昭儲后運應玄籙夕惕乾乾虛衿遠屬外撫
幽荒內懷煢獨猶懼思不逮遠明不遐燭君有諍臣庭立謗木本
枝克昌永符天祿微臣作箴敢告在僕世祖平涼州入國賜爵臥
樹男加鷹揚將軍拜著作郎欽與高允書曰昔皇綱未振華裔殊
風九服分隔金蘭莫遂希懷寄契延想積久天遂其願爰邁京師
才非季札而眷深孫喬德乖程子而義均傾蓋曠齡罕遇會之一
朝比公私理異訓諮路塞端拱蓬宇歎慨如何不量鄙拙貢詩數
韻若夫泉江相忘之談遺言存意之美雖莊生之所尚非淺識所
宜循愛敬既深情期往返思遲德意以祛鄙吝若能紆鳳彩以耀
榛蒼迴連城以映瓦礫者是所望也詩曰鬼峩恒嶺滉瀼滄溟山
挺其和水耀其精啟茲令族應期誕生華冠衆彥邁羣英其一於
穆吾子含貞藉茂如彼松竹陵霜擢秀味老思沖翫易體復戢翼

九臯聲溢宇宙

其二

我皇龍興重離疊映剛德外彰柔明內鏡乾象

奄氣坤厚山競風無殊音俗無異徑

其三

經緯曰文著述曰史斟酌

九流錯綜幽旨帝用訓諮明發虛擬廣闢四門披延髦士

其四

爾應

其求翰飛東觀口吐瓊音手揮霄翰彈毫珠零落紙錦粲墳無疑

割典無滯泮

其五

山降則謙含柔爲信林崇日漸明升斯進有邈夫

子兼茲四慎弱而難勝通而不峻

其六

南董邈矣史功不申固傾佞

竇雄穢美新遷以陵腐邑由卓泯時無逸勒路盈摧輪

其七

尹佚謨

周孔明述魯抑揚羣致憲章三五昂昂高生纂我遐武勿謂古今

建規易矩

其八

自昔索居沉淪西藩風馬旣殊標榜莫緣開通有運

闇遇當年披衿暫面定交一言

其九

諮疑祕省訪滯京都水鏡叔度

洗吝田蘇望儀神婉卽象心虛悟言禮樂採研詩書

其十

履霜悼遷

撫節感變嗟我年邁迅踰激電進乏由賜退非回憲素髮掩玄枯

顏落舊其十文以會友友由知己詩以明言言以通理

覬良闈止伊介虬光四鱗曲水其十允答書曰頃因行李承足下

高問延佇之勞為日久矣王途一啟得叙其懷欣於相遇情無有

已足下兼愛為心每能存顧養之以風味惠之以德音執翫反覆

銘於心抱吾少乏尋常之操長無老成之致憑賴賢勝以自克勉

而來喻褒飾有過其分既承雅贈即應有答但唱高則難和理深

則難酬所以留連日月以至於今今往詩一篇誠不足標明來旨

且表以心幸庶鄙滯領其至意詩曰湯湯流漢藹藹南都載稱多

士載擢靈珠邈矣高族世記丹圖啟基郢城振彩涼區其吾生朗

到誕發英風紹熙前緒奕世克隆方圓備體淑德斯融望傾羣儔

響駭華戎其響駭伊何金聲允著匡贊西藩拯厥時務肅志琴書

恬心初素潛思淵淳秀藻雲布其上天降命祚鍾有代協燿紫宸

與乾作配仁邁春陽功隆覆載招延隱叟永貽大賚其伊余櫟散

才至庸微遭緣幸會忝與樞機竊名華省廁足丹墀愧無螢燭少

益天暉其明升非諭信漸難兼體卑處下豈曰能謙進不弘道退

失淵潛既慙朱闕亦愧閭閻其史班稱達楊蔡致深負荷典策載

蹈於心四轍同軌覆車相尋敬承嘉誨永佩明箴其遠思古賢內

尋諸已仰謝丘明長揖南史遐武雖存高蹤難擬夙興夕惕豈獲

恬止其世之圯矣靈運未通風馬殊隔區域異封有懷西望路險

莫從王澤遠灑九服來同其在昔平吳二陸稱寶今也克涼吾生

獨矯道映儒林義為羣表我思與之均於紵編其仁乏田蘇量非

叔度韓生屬降林宗仍顧千載曠遊邁茲一遇藻詠風流鄙心已

悟其年時迅邁物我俱逝任之斯通擁之則滯結駟貽塵屢空

亦弊兩間可守安有回賜其詩以言志志以表丹慨哉列頸義

巴中殘雖曰不敏請事金蘭爾其勵之無忘歲寒崔浩之誅也欽亦賜死欽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足可稱

弟舒字景太蒙遜庫部郎中與兄同歸國賜爵句町男加威遠將軍名亞於兄子孫皆衰替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頰九世孫也父暉字長祚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乞伏熾磐以暉爲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磐子暮末襲位國政衰亂暉父子奔吐谷渾暮瓚暮瓚內附暉與承根歸國世祖素聞其名頗重之以爲上客後暉從世祖至長安有人告

暉欲南奔世祖問曰何以知之告者曰暉置金於馬韉中不欲逃走何由爾也世祖密遣視之果如告者之言斬之於市曝尸數日時有儒生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枯井女爲敦煌張氏婦久而聞之乃向長安收葬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行疎薄有始無終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以爲才堪注述言之世祖請爲著作郎引與同事世咸重其文而薄其行甚爲敦煌公李寶所敬待承根贈寶詩曰世道衰陵淳風殆緬衢交問鼎路盈訪壘徇競爭馳天機莫踐不有真宰榛棘誰揃其一於皇我后重明襲煥文以息煩武以靜亂剖蚌求珍搜巖採幹野無投綸朝盈逸翰其二自昔涼季林焚澗涸矯矯公子鱗羽靡託靈慧雖奮袂氛未廓鳳戢峴丘龍潛玄漠其三數不常擾艱極則夷奮翼幽裔翰飛京師珥蟬紫闥杖節方畿弼我王度庶績緝熙其四自余幽淪眷參舊契庶庇

餘光優游卒歲忻路未淹離轡已際顧難分歧載張載繼其五聞諸
交舊累聖疊耀淳源雖濟民懷餘劭思樂哲人靜以鎮躁藹彼繁
音和此清調其六詢下曰文辯許曰明化由禮洽政以寬成勉崇仁教
播德簡刑傾首景風遲聞休聲其七浩誅承根與宗欽等俱死承根
外孫長水校尉南陽張令言美鬚髯言談舉止有異武人李琰之
李神儁一時名士並稱美之

闕駟字玄陰敦煌人也祖倜有名於西土父玟爲一時秀士官至
會稽令駟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
讀注王朗易傳學者藉以通經撰十三州志行於世蒙遜甚重之
常侍左右訪以政治損益拜秘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
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加奉車都尉牧犍待之彌重拜大行遷
尚書姑臧平樂平王丕鎮涼州引爲從事中郎王薨之後還京師

家甚貧弊不免饑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乃飽卒無後

劉昞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昞年十四就博士
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
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
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神
志肅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婿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後
隱居酒泉不應州郡之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暲私署徵爲
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暲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昞時侍
側前請代暲暲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孔
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暲曰卿注記篇籍
以燭繼晷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
將至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

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敦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並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祕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時同郡索敞陰與爲助教並以文學見舉每巾衣而入世祖平涼州士民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世祖詔諸年七十以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韭本或作韭亦作韭谷窟遇疾而卒昞六子

長子僧衍早亡

次仲禮留鄉里

次字仲次貳歸少歸仁並遷代京後分屬諸州爲城民歸仁有二子

長買奴

次顯宗太和十四年尚書李冲奏昞河右碩儒今子孫沈屈未有祿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於是除其一子爲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臣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死而不朽前哲所尚思人愛樹自古稱美故樂平王從事中郎敦煌劉昞著業涼城遺文茲在篇籍之美頗足可觀如或愆釁當蒙數世之宥况乃維祖逮孫相去未遠而今久淪皂隸不獲收異儒學之士所爲竊歎臣忝職史敢冒以聞奏乞敕尚書推檢所屬甄免碎役用廣聖朝旌善繼絕敦化厲俗於是乎在四年六月詔曰昞德冠前世蔚爲儒宗太保啟陳深合勸善其孫等三家特可聽免河西人以爲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時爲

金部郎世祖平涼州內徙京師高宗踐祚拜爲著作郎後以歷效有績出爲河內太守甚著仁惠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緡柔呼主還之後有人與柔鐸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從柔買索絹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焉其推誠秉信皆此類也隴西王源賀採佛經幽旨作祇洹精舍圖偈六卷柔爲之注解咸得理衷爲當時儒僧所欽味焉又憑立銘讚頗行于世

子默字仲明武威太守

索敞字巨振敦煌人爲劉昫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昫之業涼州平入國以儒學見拔爲中書博士篤勤訓授肅而有禮京師大族貴遊之子皆敬憚威嚴多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

十人皆受業於敞敞遂講授十餘年敞以喪服散在衆篇遂撰比爲喪服要記其名字論文多不載後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未幾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爲請詔贈平南將軍涼州刺史謚曰獻敞子僧養中書議郎京兆太守僧養子演貴征東府參軍

演貴子懷真字公道武定末侍御史初敞在州之日與鄉人陰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屈上谷困不前達土人徐能抑掠爲奴五年敞因行至上谷遇見世隆語其由狀對泣而別敞爲訴理得免世隆子孟貴性至孝每向田耘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鄉人欽其篤於事親

陰仲達武威姑臧人祖訓字處道仕李暠爲武威太守父華字季文姑臧令仲達少以文學知名世祖平涼州內徙代都司徒崔浩啟

仲達與段承根云二人俱涼土才華同修國史除秘書著作郎卒
華次子周達徐州平南司馬太山太守

周達子遵和小名虎頭好音律尚武事初為高祖挽郎拜奉朝請
後廣平王懷取為國常侍遵和便辟善事人深為懷所親愛轉司
空法曹太尉中兵參軍又為汝南王悅郎中令復被愛信稍遷龍
驤將軍驍騎將軍豫州都督鎮懸瓠孝莊末除左將軍行豫州刺
史時前行州事元崇禮被徵將還既聞介朱兆入洛遂矯殺遵和
擅攝州任後追贈平南將軍涼州刺史

遵和兄子道方性和雅頗涉書傳深為李神儁所知賞神儁為前
將軍荊州刺史請道方為其府長流參軍神儁曾使道方詣蕭衍
雍州刺史蕭綱論邊事道方風神沉正為綱所稱正光末蕭綱遣
其軍主曹義宗等擾動邊蠻神儁令道方馳傳向新野處分軍事

於路為土因村蠻所掠送於義宗義宗又傳致襄陽仍送於蕭衍
囚之尚方孝昌中始得還國既至拜奉朝請轉員外散騎侍郎孝
莊初遷尚書左民郎中修起居注永安二年詔道方與儀曹郎中
王元旭使於蕭衍至南兗州有詔追還轉安東將軍光祿大夫領右
民郎中太昌初卒年四十二人士咸嗟惜之贈撫軍將軍荊州刺
史

史臣曰趙逸等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於
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胡叟顯晦之間優
遊無悶亦一世之異人乎

西川中鳳崗
氏雷宿南甫

西川中鳳崗
氏雷宿南甫

李孝伯

李冲

李孝伯趙郡人也高平公順從父弟父曾少治鄭氏禮左氏春秋以教授爲業郡三辟功曹不就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太祖時徵拜博士出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劫盜奔竄太宗嘉之并州丁零數爲山東之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謂趙郡地也賊長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隣郡爲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平南將

軍荊州刺史栢仁子謚曰懿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羣言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於世祖徵爲中散世祖見而異之謂順曰真卿家千里駒也遷秘書奏事中散轉侍郎光祿大夫賜爵南昌子加建威將軍委以軍國機密甚見親寵謀謨切秘時人莫能知也遷北部尚書以頻從征伐規略之功進爵壽光侯加建義將軍真君末車駕南伐將出彭城劉義隆子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將馬文恭率步騎萬餘至蕭城前軍擊破之文恭走免執其隊主崩應義隆聞大駕南巡又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衆赴彭城世祖至彭城登亞父冢以望城內遣送崩應至小市門宣世祖詔勞問義恭率并遣自陳蕭城之敗義恭等問應魏帝自來以不應曰自來又問今在何處應曰在城西南又問士馬多少應曰中軍四十餘萬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挺并請駱馳世祖明旦

復登亞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駿亦遣其長史張暢對孝伯孝伯遙問暢姓暢曰姓張孝伯曰是張長史也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旣涉此境何容不悉暢問孝伯曰君復何姓居何官也孝伯曰我戎行一夫何足致問然足與君相敵孝伯曰主上有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朕亦不攻彭城何爲勞苦將士城上嚴備今遣賜駱馳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暢曰是也孝伯曰我朝廷奄有萬國率土之濱莫敢不臣縱爲隣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臣孝伯又問暢曰何至忽遽杜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帝壁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恐輕相凌踐故且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尅日交戲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將常事宜當以法裁物何用發橋杜門窮城之中復何以十萬誇大

我亦有良馬百萬復可以此相矜暢曰王侯設險何但法令而已也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正是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工徒營伍猶所未論我本鬪人不鬪馬足且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也孝伯曰王侯設險誠如來言開閉有常何爲杜塞絕橋之意義在何也此城守君之所習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城內有具思者嘗至京師義恭遣視之思識是孝伯思前問孝伯曰李尚書行途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答曰緣共知所以仰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旣開門暢屏人却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騾馬賜安北蒲萄酒及諸食味當相與同進暢曰二王敬白魏帝知欲垂見常願面接但受命本朝忝居藩任人臣無境外之交故無容私覲義恭獻皮袴襪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挺

孝伯曰又有詔太尉安北以絕南信殊當憂悒若欲遣信者當爲獲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閒路甚多使命日夕往復不復以此勞魏帝也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稱白賊也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似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離徐方也孝伯曰向與安北相聞何以久而不報暢曰二王貴遠啟聞爲難孝伯曰周公握髮吐哺二王何獨貴遠暢曰握髮吐餐不爲隣國之人也孝伯曰本邦尚爾隣國彌應盡恭且賓至有禮主人宜以禮接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孝伯曰非是賓至無禮直是主人忽忽無待賓調度耳孝伯又言有詔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江南之選近於汝陽身被九槍落在澗水我使牽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聞其弟在此如何不遣暫出尋自令反豈復苟留一

人暢曰知欲程天祚兄弟集聚已勒遣之但其固辭不往孝伯曰
豈有子弟聞其父兄而反不肯相見此使禽獸之不若貴土風俗
何至如此世祖又遣賜義恭駿等氈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孝
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食黑鹽治腹
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治目痛戎鹽治諸瘡赤鹽駁鹽
臭鹽馬齒鹽四種並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聞彼此
之情雖不可盡要復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爲人暢曰魏帝以
爲往來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義恭
獻蠟燭十挺駿獻錦一匹孝伯曰君南土士人何爲著屨君而著
此將士云何暢曰士人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陳
之間不容緩服孝伯曰永昌王自頃恒鎮長安今領精騎八萬直
造淮南壽春亦閉門自固不敢相禦向送劉康祖首彼之所見王

玄謨甚其所悉亦是常才耳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境
七百餘里王人竟不能一相拒抗鄒山之險彼之所憑前鋒始得
接手崔邪利便爾人穴將士倒曳出之主上丐其生命今從在此
復何以輕脫遣馬文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也彼之民人甚相忿
怨言清平之時賦我租息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已過
淮南康祖爲其所破比有信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
爲才但以其北人故爲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河水向合玄謨
量宜反旆未爲失筭但因夜回歸致戎馬驚亂耳我家懸瓠小城
陳憲小將魏帝領國攻圍累旬不剋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三旅
始濟翻水魏國君臣奔散僅得免脫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
戍雖有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政化姦盜未息示使崔邪
利撫之而已魏書五十三

邪利乃復足言也近聞蕭縣百姓並依山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迎之耳文恭前以三隊出還走彼大營嵇玄敬以百舸至留城魏軍奔敗輕敵致此亦非所卹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互加撫養而魏師入境事生意外官不負民民亦何怨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捍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筭次在武陵聖略軍國之要雖不預聞然用兵有機閒亦不容相語孝伯曰君藉此虛談支離相對可謂遁辭知其所窮且主上當不圍此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城故不待攻圍南行不捷彭城亦非所欲也我今當南欲飲馬江湖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魏帝遂得飲馬長江便爲無復天道孝伯曰自北而南實惟人化飲馬長江豈獨天道暢將還城謂孝伯曰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孝伯曰今當先至建業以待君耳恐爾日君與二王面縛

請罪不暇爲容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歎世祖大喜進爵宣城公興安二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安三年卒高宗甚悼惜之贈鎮南大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昭公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恭宗曾啟世祖廣徵俊秀世祖曰朕有一孝伯足治天下何用多爲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其見賞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減藁草家人不見公庭論議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折及見世祖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爲已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國之謀咸出孝伯世祖寵眷有亞於浩亦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人莫得而知也卒之日遠近哀傷焉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彪使於江南蕭蹟謂之

曰孝伯於卿遠近其爲遠人所知若此孝伯妻崔曠女高明婦人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爲妻也憎忌元顯後遇劫元顯見害世云翟氏所爲也元顯志氣甚高爲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安民安上並有風度

安民襲爵壽光侯司徒司馬卒贈郢州刺史無子爵除安上鉅鹿太守亦早卒

安民弟豹子正光三年上書曰竊惟庸勲賞勞有國恒典與滅繼絕哲后所先是以積德累忠春秋許宥十世立功著節河山誓其永久伏惟世祖太武皇帝英釅自天籠罩日域東清遼海西定玉門凌滅漠北飲馬江水臣亡父故尚書宣城公先臣孝伯冥基感會邀幸昌辰綢繆幃幄繾綣侍從廟筭嘉謀每蒙顧採于時儲后監國奏請徵賢詔報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爲其見

委遇乃至於此是用寵以元凱爵以公侯詔冊曰江陽之巡奇謀屢進六師大捷亦有勲焉出內勤王寵遇隆厚方開大賞而世祖登遐梓宮始遷外任名岳高宗冲年纂運未及追叙臣行舛百靈先臣棄世微績未甄誠志長奪摺紳命傷早世朝野咸哀不永臣亡兄襲無子封除永惟宗構五情崩圯先臣榮寵前朝勲書王府同之常倫爵封堙墜準古量今實深荼苦竊惟朝例廣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並以勲重先朝世絕繼祀或以傍親或聽弟襲皆傳河山之功垂不世之賞況先臣在蒙委任運籌幃帟勲著於中聲傳於外事等功均今古無易是以漢賞信布裁重良平魏酬張徐不棄荀郭今數族追賞於先朝之世先臣絕封於聖明之時瞻流顧倨存亡永恨竊見正始中爰發存亡之詔褒賢報功之旨熙平元年故任城王澄所請十事復新前澤成一時之盛事垂曠代

之茂典凡在纓紱誰不感慶蓋以獎勸來今垂範萬古且劉氏偽書翻流上國尋其訛謗百無一實前後使人不書姓字亦無名爵至於張暢傳中略叙先臣對問雖改脫略盡自欲矜高然逸韻難虧猶見稱載非直存益於時沒亦有彰國美乞覽此書昭然可見則微微衰構重起一朝先臣潛魂結草於千載矣卒不得襲

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世祖詔州郡舉賢良祥應貢對策合旨除中書博士時南土未賓世祖親駕遣尚書韓元興率衆出青州以祥爲軍司略地至于陳汝淮北之民詣軍降者七千餘戶遷之於兗豫之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祥爲太守加綬遠將軍流民歸之者萬餘家勸課農桑百姓安業世祖嘉之賜以衣馬遷河間太守有威恩之稱太安中徵拜中書侍郎民有千餘上書乞留數年高宗不許卒官追贈定州刺史平棘子謚曰憲

子安世幼而聰悟興安二年高宗引見侍郎博士之子簡其秀儁者欲爲中書學生安世年十一高宗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祖父甚有次第卽以爲學生高宗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居父憂以孝聞天安初拜中散以溫敏敬慎顯祖親愛之累遷主客令蕭隨使劉纘朝貢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各異樂安足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至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由石頭之於番禺耳國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

所以賤同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無川無金無山無
玉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遷主客給事中時民困饑流散
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疏曰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
參致治之本井稅之與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
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
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茲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
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
旣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
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
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玄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
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僥倖之徒興
繁多之役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

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
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
於此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
之民絕望於覬覦守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高祖深納之後均田
之制起於此矣出爲安平將軍相州刺史假節趙郡公敦勸農桑
禁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民者爲之修飾廟堂表薦廣平宋
翻陽平路恃慶皆爲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彊盛殘掠生
民前刺史薛道擱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擿軍遂爲逋
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爲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
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略誘
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境內肅然以病免太和十七年
卒于家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水

公主生二子謚郁

瑒字琚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彊當世延昌末司徒行參軍遷司徒長兼主簿太師高陽王雍表薦瑒爲其友正主簿于時民多絕戶而爲沙門瑒上言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跡用旣殊區流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絕祀之罪重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裁之以禮一身親老棄家絕養旣非人理尤乖禮情堙滅大倫且闕王貫交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爲備矣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靜衆役仍煩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而是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爲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太后責之瑒自理曰竊欲清明佛

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真學妄爲訾毀且鬼神之名皆通靈達稱自百代正典叙三皇五帝皆號爲鬼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明者爲堂堂幽者爲鬼教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爲鬼愚謂非謗且心無不善以佛道爲教者正可未達衆妙之門耳靈太后雖知瑒言爲允然不免暹等之意獨罰瑒金一兩轉尚書郎加伏波將軍隨蕭寶寅西征以瑒爲統軍假寧遠將軍瑒德洽鄉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賑恤率之西討寶寅見瑒至乃拊瑒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寶寅又啟瑒爲左丞仍爲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寶寅又啟爲中書侍郎還朝除鎮遠將軍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四十五初

贈鎮東將軍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太昌中重贈散騎常侍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瑒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
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何用專經爲老博士也與
弟謐特相友愛謐在鄉物故瑒慟哭絕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暮
年之中形骸毀悴人倫哀歎之瑒三子

長子義盛武定中司徒倉曹參軍

瑒弟謐字永和在逸士傳

謐弟郁字永穆好學沉靜博通經史自著作佐郎爲廣平王懷友
懷深相禮遇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
令郁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答數條而已稍遷國子博士
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說朝夕教授惟郁而已謙虛雅寬其
有儒者之風遷廷尉少卿加冠軍將軍轉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

以兄瑒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永熙初除散騎常侍大將軍左
光祿大夫兼都官尚書尋領給事黃門侍郎三年春於顯陽殿講
禮詔郁執經解說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出帝及諸王公凡預
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散騎常侍都督定冀相滄殷五州軍事
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士謙儀同開府參軍事

李冲字思順隴西人敦煌公寶少子也少孤爲長兄滎陽太守承
所攜訓承常言此兒器量非恒方爲門戶所寄冲沈雅有大量隨
兄至官是時牧守子弟多侵亂民庶輕有乞奪冲與承長子韶獨
清簡皎然無所求取時人美焉顯祖末爲中書學生冲善交遊不
妄戲雜流輩重之高祖初以例遷祕書中散典禁中文事以修整
敏惠漸見寵待遷內祕書令南部給事中舊無二長惟立宗王督

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家方爲一戶沖以三正治民所由來
遠於是創三長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
中書令鄭義祕書令高祐等曰沖求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一法
言似可用事實難行義又曰不信臣言但試行之事敗之後當知
愚言之不謬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咸稱方今
有事之月校比民戶新舊未分民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閉月徐
乃遣使於事爲宜沖曰民者寘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
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
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旣識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爲之
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民俗旣異險易不同九品差調爲日已
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恒分苞
蔭之戶可出僮僕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羣議雖有乖異然惟以

變法爲難更無異義遂立三長公私便之遷中書令加散騎常侍
給事中如故尋轉南部尚書賜爵順陽侯沖爲文明太后所幸恩
寵日盛賞賜月至數十萬進爵隴西公密致珍寶御物以充其第
外人莫得而知焉沖家素清貧於是始爲富室而謙以自牧積而
能散近自姻族逮于鄉閭莫不分及虛已接物垂念羈寒衰舊淪
屈由之躋叙者亦以多矣時以此稱之初沖兄佐與河南太守來
崇同自涼州入國素有微嫌佐因緣成崇罪餓死獄中後崇子護
又糾佐贓罪佐及沖等悉坐幽繫會赦乃免佐甚銜之至沖寵貴
綜攝內外護爲南部郎深慮爲沖所陷常求退避而沖每慰撫之
護後坐贓罪懼必不濟沖乃具奏與護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
不坐沖從甥陰始孫孤貧往來沖家至如子姪有人求官因其納
馬於沖始孫輒受而不爲言後假方便借沖此馬馬至見沖乘馬

而不得官後乃自陳始末沖聞之大驚執始孫以狀款奏始孫坐死其處要自厲不念愛惡皆此類也是時循舊王公重臣皆呼其名高祖常謂沖爲中書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後高祖居喪引見待接有加及議禮儀律令潤飾辭旨刊定輕重高祖雖自下筆無不訪決焉沖竭忠奉上知無不盡出入憂勤形於顏色雖舊臣戚輔莫能逮之無不服其明斷慎密而歸心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方聽望咸宗奇之高祖亦深相仗信親敬彌甚君臣之間情義莫二及改置百司開建五等以沖參定典式封滎陽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戶拜廷尉卿尋遷侍中吏部尚書咸陽王師東宮既建拜太子少傅高祖初依周禮置夫嬪之列以沖女爲夫人詔曰昔軒皇誕御垂棟宇之構爰歷三代興宮觀之式然茅茨土階昭德於上代層臺廣廈崇威於中葉良由文質異宜華朴殊禮故也是以周

成繼業營明堂於東都漢祖聿興建未央於咸鎬蓋所以尊嚴皇威崇重帝德豈好奢惡儉苟弊民力者哉我皇運統天協纂乾曆銳意四方未遑建制宮室之度頗爲未允太祖初基雖粗有經式自茲厥後復多營改至於三元慶饗萬國充庭觀光之使具瞻有闕朕以寡德猥承洪緒運屬休期事鍾昌運宜遵遠度式茲宮宇指訓規模事昭於平日明堂太廟已成於昔年又因往歲之豐資藉民情之安逸將以今春營改正殿違犯時令行之惕然但朔土多寒事殊南夏自非裁度當春興役徂暑則廣制崇基莫由克就成功立事非委賢莫可改制規模非任能莫濟尚書沖器懷淵博經度明遠可領將作大匠司空長樂公亮可與大匠共監興繕其去故崇新之宜修復太極之制朕當別加指授車駕南伐加沖輔國大將軍統眾翼從自發都至於洛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軔

高祖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啟顙於馬首之前高祖曰長驅之謀廟筭已定今大將軍進公等更欲何云沖進曰臣等不能折衝帷幄坐制四海而今南有竊號之渠寔臣等之咎陛下以文軌未一親勞聖駕臣等誠思忘軀盡命效死戎行然自離都淫雨士馬困弊前路尚遙水潦方甚且伊洛境內小水猶尚致難況長江浩汗越在南境若營舟楫必須停滯師老糧乏進退爲難矜喪反旆於義爲允高祖曰一同之意前已具論卿等正以水雨爲難然天時頗亦可知何者夏旣炎旱秋故雨多玄冬之初必當開爽比後月十閒若雨猶不已此乃天也脫於此而晴行則無害古不伐喪謂諸侯同軌之國非王者統一之文已至於此何容停駕沖又進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惟陛下欲之漢文言吾獨乘千里馬竟何至也臣有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高祖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

一同區域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咎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並殷勤泣諫高祖乃諭羣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欲班師無以垂之千載朕仰惟遠祖世居幽漠違衆南遷以享無窮之美豈其無心輕遺陵壤今之君子寧獨有懷當由天工人代王業須成故也若不南鑾卽當移都於此光宅土中機亦時矣王公等以爲何如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南安王楨進曰夫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行至德者不議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人乃能非常之事廓神都以延王業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啟之於前陛下行之於後固其宜也且天下至重莫若皇居人之所貴寧如遺體請上安聖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願言蒼生幸甚羣臣咸唱萬歲

高祖初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示爲大舉因以偕定羣情外各南伐其實遷也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內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定都洛陽冲言於高祖曰陛下方修周公之制定鼎成周然營建六寢不可遊駕待就興築城郭難以馬上營訖願暫還北都令臣下經造功成事訖然後備文物之章和玉鑾之響巡時南徙軌儀土中高祖曰朕將巡省方岳至鄴小停春始便還未宜遂不歸北尋以冲爲鎮南將軍侍中少傅如故委以營構之任改封陽平郡開國侯邑戶如先車駕南伐以冲兼左僕射留守洛陽車駕渡淮別詔安南大將軍元英平南將軍劉藻討漢中召雍涇岐三州兵六千人擬戍南鄭尅城則遣冲表諫曰秦州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氏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尅徒動民情連

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尅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口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爲馬腹也且昔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師或撫民而遣地且王者之舉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在惜地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惠聲已遠何遽於一城哉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惟漠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急急於今日也宜待大開疆宇廣拔城聚多積資糧食足支敵然後置邦樹將爲吞并之舉今鍾離壽陽密邇未拔諸城新野跬步弗降所尅者舍之而不取所降者撫之而旋戮東道旣未可以近力守西蕃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輕遣單寡棄

令陷沒恐後舉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效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成爲上高祖從之車駕還都引見沖等謂之曰本所以多置官者慮有令僕闇弱百事稽墜若明獨聰專則權勢大併今朕雖不得爲聰明又不爲劣闇卿等不爲大賢亦不爲大惡且可一兩年許少置官司高祖自鄴還京汎舟洪池乃從容謂沖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之日何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清以至於淮下船而戰猶出戶而鬪此乃軍國之大計今溝渠若須二萬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修之沖對曰若爾便是士無遠涉之勞戰有兼人之力遷尚書僕射仍領少傅改封清淵縣開國侯邑戶如前及太子恂廢沖罷少傅高祖引見公卿於清徽堂高祖曰聖人之大寶惟位與功是以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今徙極中天創居嵩洛雖大構未成要自條紀略舉但南有未賓

之豎兼兇蠻密邇朕夙夜悵惋良在於茲取南之計決矣朕行之謀必矣若依近代也則天子下帷深宮之內準上古也則有親行祚延七百魏晉不征旋踵而殞祚之修短在德不在征今但以行期未知早晚知幾其神乎朕旣非神焉能知也而頃來陰陽卜術之士咸勸朕今征必尅此旣家國大事宜共君臣各盡所見不得以朕先言便致依違退有同異沖對曰夫征戰之法先之人事然後卜筮今卜筮雖吉猶恐人事未備今年秋稔有損常實又京師始遷衆業未定加之征戰以爲未可宜至來秋高祖曰僕射之言非爲不合朕意之所慮乃有社稷之憂然咫尺寇戎無宜自安理須如此僕射言人事未從亦不必如此朕去十七年擁二十萬衆行不出畿甸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時往年乘機天時乃可而闕人事又致不捷若待人事備復非天時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

征理朕若秋行無冠提三君子並付司寇不可不入盡其心罷議
而出後世宗爲太子高祖醮於清徽堂高祖曰皇儲所以纂歷三
才光昭七祖斯乃億兆咸悅天人同泰故延卿就此一醮以暢祈
情高祖又曰天地之道一盈一虛豈有常泰天道猶爾況人事乎
故有升有黜自古而然悼往欣今良用深歎冲對曰東暉承儲蒼
生咸幸但臣前忝師傅弗能弼諧仰慙天日慈造寬宥得預此醮
慶愧交深高祖曰朕尚不能革其昏師傅何勞愧謝也後尚書疑
元拔穆泰罪事冲奏曰前彭城鎮將元拔與穆泰同逆養子降壽
宜從拔罪而太尉咸陽王禧等以爲律文養子而爲罪父及兄弟
不知情者不坐謹審律意以養子於父非天性於兄弟非同氣敦
薄旣差故刑典有降是以養子雖爲罪而父兄不預然父兄爲罪
養子不知謀易地均情豈獨從戮乎理固不然臣以爲依據律文

追戮於所生則從坐於所養明矣又律惟言父不從子稱子不從
父當是優尊厲卑之義臣禮等以爲律雖不正見互文起制於乞
也舉父之罪於養也見子坐是爲互起互起兩明無罪必矣若以
嫡繼養與生同則父子宜均祗明不坐且繼養之注云若有別制
不同此律又令文云諸有封爵若無親子及其身卒雖有養繼國
除不襲是爲有福不及已有罪便預坐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相
矛盾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臣冲以爲指例條尋罪在無疑準令語
情頗亦同式詔曰僕射之議據律明矣太尉等論於曲矯也養所
以從戮者緣其已免所生故不得復覲於所養此獨何福長處吞
舟於國所以不襲者重列爵特立制因天之所絕推而除之耳豈
復報對刑賞於斯則應死可特原之冲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
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堂寢皆資於冲勤志彊力孜

致無怠且理文簿兼營匠制几案盈積剗削在手終不勞厭也然
顯貴門族務益六姻兄弟子姪皆有爵官一家歲祿萬匹有餘是
其親者雖復癡聾無不超越官次時論亦以此少之年纔四十而
鬢鬚班白姿貌豐美未有衰狀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
不羣以冲好士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焉每言之於高
祖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爲中尉兼尚書爲高祖知待便謂非復藉
冲而更相輕背惟公坐歛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也冲頗銜之後
高祖南征冲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並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
奏其罪狀冲手自作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劾高祖覽其表
歎悵者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謂溢也僕射亦爲滿矣冲時震恐數
數責彪前後愆悖曠日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詈
辱肆口冲素性溫柔而一旦暴恚遂發病荒悻言語亂錯猶扼腕

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臟傷裂旬有餘日而卒
時年四十九高祖爲舉哀於懸瓠發聲悲泣不能自勝詔曰冲貞
和資性德義樹身訓業自家道素形國太和之始朕在弱齡早委
機密實康時務鴻漸瀝洛朝選開清升冠端右惟允出納忠肅柔
明足敷睿範仁恭信惠有結民心可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方昇
寵秩以旌功舊奄致喪逝悲痛于懷既留勤應陟兼良宿宜褒可
贈司空公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錢三十萬布五百匹
蠟三百斤有司奏謚曰文穆塋於覆舟山近杜預冢高祖之意也
後車駕自鄴還洛路經冲墓左右以聞高祖臥疾望墳掩泣久之
詔曰司空文穆公德爲時宗勳簡朕心不幸徂逝託墳卹嶺旋鑿
覆舟躬睇塋域悲仁惻舊有勸朕衷可遣太牢之祭以申吾懷及
與留京百官相見皆叙冲亡沒之故言及流淚高祖得留臺啟知

冲患狀謂右衛宋弁曰僕射執我樞衡總理朝務清儉居躬知寵已久朕以仁明忠雅委以台司之寄使我出境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懷愴慨其相痛惜如此冲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鬪及冲之貴封祿恩賜皆以共之內外輯睦父亡後同居二十餘年至洛乃別第宅更相友愛久無間然皆冲之德也始冲之見私寵也兄子詔恒有憂色慮致傾敗後榮名日顯稍乃自安而冲明目當官圖爲已任自始迄終無所避屈其體時推運皆此類也子延實等語在外戚傳

史臣曰燕趙信多奇士李孝伯風軌鑒略蓋亦過人遠甚世祖雄猜嚴斷崔浩已見誅夷而入參心替出幹政事獻可替否無際可尋故能從容任遇以功名始卒其智器固以優乎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場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李冲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流識業固乃一時之秀終協契聖主佐命太和位當端揆身任梁棟德洽家門功著王室蓋有魏之亂臣也

魏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一終

高氏小史魏書列傳第四十五高祐崔挺李安世三人其傳云李安世趙郡人也宣城公孝伯之兄子父祥中書博士今魏書諸本詳及安世事皆附此卷孝伯傳後按李肇經史釋題楊九齡經史目錄第四十五卷高祐崔挺李安世三人宗史目殷藏用十三代史目惟高祐崔挺而無李安世此卷史臣論安世及瑒郁與北史同疑李延壽用魏收舊語或後人移安世傳附孝伯因取北史論安世父子事於此篇亦不可考證故載諸目錄同異以備傳疑

西州生鳳臺氏雷宿南

魏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二

游雅

高閭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少好學有高才世祖時與渤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東宮內侍長遷著作郎使劉義隆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加建威將軍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為侯加建義將軍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為散騎常侍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為祕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竟無所成詔雅為太華殿賦文多不載雅性剛戇好自矜誕陵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為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于其

魏書卷五十四

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
頭貴已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為重雅事在允傳雅因論
議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和平二年卒贈相
州刺史謚曰宣侯

子僧奴襲爵卒

子雙鳳襲

雅弟恒子曇護太和中為中散遷典寺令後慰勞仇池為賊所害
贈肆州刺史

高閻字閻士漁陽雍奴人五世祖原晉安北軍司上谷太守關中
侯有碑在薊中祖雅少有令名州別駕父洪字季願陳留王從事
中郎閻貴乃贈寧朔將軍幽州刺史固安貞子閻早孤少好學博

文才儁偉下筆成章本名驢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乃改為

閻而字焉真君九年徵拜中書博士和平末遷中書侍郎高宗崩
乙渾擅權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閻與中書令高允入
於禁內參決大政賜爵安樂子加南中郎將與鎮南大將軍尉元
南赴徐州閻先入彭城收管籥元表閻以本官領東徐州刺史與
張讜對鎮團城後還京城以功進爵為侯加昭武將軍顯祖傳位
徙御崇光宮閻上表頌曰臣聞刑制改物者應天之聖君齷齪順
常者守文之庸王故五帝異規而化興三王殊禮而致治用能憲
章萬祀垂範百王歷葉所以挹其遺風後君所以酌其軌度伏惟
太上皇帝道光二儀明齊日月至德潛通武功四暢霜威南被則
淮徐來同齊斧北斷則獫狁覆斃西摧三危之酋東引肅慎之貢
荒遐欵塞九有宅心於是從容閑覽希心玄奧尚鼎湖之奇風崇
巢由之高潔疇咨熙載亮采羣后爰挹大位傳祚聖人開古之高

範爰萃於一朝曠業之希事載見於今日昔唐堯禪舜前典大其
成功太伯讓季孔子稱其至德苟位以聖傳臣子一也謹上至德
頌一篇其詞曰茫茫太極悠悠遐古三皇刑制五帝垂祐仰察璿
璣俯鑒后土雍容端拱惟德是與夏殷世傳周漢纂烈道風雖邈
仍誕明哲爰暨三季下凌上替九服三分禮樂四缺上靈降鑒思
皇反正乃眷有魏配天承命功冠前王德侔往聖移風革俗天保
載定於穆太皇克廣聖度玄化外暢惠鑒內悟遺此崇高挹彼冲
素道映當今慶流後祚明明我皇承乾紹煥比誦熙周方文隆漢
重光麗天晨暉疊日六府孔修三辰貞觀功均乾造雲覆雨潤養
之以仁敦之以信綏之斯和動之斯震自東徂西無思不順禎候
並應福祿來格嘉穀秀町素文表石玄鳥呈皓醴泉流液黃龍蜿
蜿遊鱗奕奕冲訓旣布率土咸寧穆穆四門灼灼典刑勝殘豈遠

朞月有成翹翹東岳庶見翠旌先民有言千載一泰昔難其運今
易其會沐浴淳澤被服冠帶飲和陶潤載欣載賴文以寫意功由
頌宣吉甫作歌式昭永年唐政緝熙康哉垂篇仰述徽烈被之管
絃高允以閩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爲顯祖所知數見引接參論
政治命造鹿苑頌北伐碑顯祖善之永明初爲中書令加給事中
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閩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太和
三年出師討淮北閩表曰伏見廟筭有事淮海雖成事不說猶可
思量臣以愚劣本非武用至於軍旅尤所不學直以無諱之朝敢
肆狂瞽區區短見竊有所疑臣聞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天
下開泰四方無虞豈宜盛世干戈妄動疑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
處難易相兼皆須攻擊然攻守難圖力懸百倍反覆思量未見其
利疑二也縱使如心於國無用發兵遠入費損轉多若不置城是

謂空爭疑三也脫不如意當延日月屯衆聚費于何不有疑四也
伏願思此四疑時速返旆文明太后令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
慮四難也遷尚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文明太后令
召羣臣議之閻表曰天生烝民樹之以君明君不能獨理必須臣
以作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車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
高者則位尊任廣者則祿重下者祿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義
庶民均其賦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業之用君班其
俸垂惠則厚臣受其祿感恩則深於是貪殘之心止竭效之誠篤
兆庶無侵削之煩百辟備禮容之美斯則經世之明典爲治之至
術自堯舜以來逮于三季雖優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否
天下幅裂海內未一民戶耗滅國用不充俸祿遂廢此則事出臨
時之宜良非久長之道大魏應期紹祚照臨萬方九服旣和八表

咸謚二聖欽明文思道冠百代動遵禮式稽考舊章准百王不易
之勝法述前聖利世之高軌置立隣黨班宣俸祿事設令行於今
已久苛慝不生上下無怨姦巧革慮闕覲絕心利潤之厚同於天
地以斯觀之如何可改又洪波奔激則隄防宜厚姦悖充斥則禁
網須嚴且饑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得而生但
廉清之人不必皆富豐財之士未必悉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以
息其濫竊貪者足以感而勸善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
不能自保難易之驗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之議不
亦謬乎詔從閻議高祖又引見王公已下於皇信堂高祖曰政雖
多途治歸一體朕每蒙慈訓猶自昧然誠知忠佞有損益而未識
其異同恒懼忠貞見毀佞人便進寤寐思此如有隱憂國彥朝賢
休戚所共宜辨斯真僞以釋朕懷尚書游明根對曰忠佞之士實

亦難知依古爵人先試之以官官定然後祿之三載考績然後忠
佞可明閻曰竊謂表益徹慎夫人席是其忠譖殺晁錯是其佞若
以異人言之望之爲忠石顯是佞高祖曰自非聖人忠佞之行時
或互有但忠功顯卽謂之忠佞迹成斯謂之佞史官據成事而書
於今觀之有別明矣朕所問者未然之前卿之所對已然之後閻
曰佞者飾智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礫然可知高祖
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
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瞭
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子綦後事顯
忠初非佞也閻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
爲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高祖善閻對閻後上表
曰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

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
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
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尅北狄悍
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
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
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
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
分倍衆不鬪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
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
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
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
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

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卽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稍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

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代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遣之以禮恕之以情闔外之事有利輒決赦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勝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踰榮雖三背而彌寵詔曰覽表具卿安邊之策比當與卿面論一二高祖又引見羣臣議伐蠕蠕帝曰蠕蠕前後再擾朔邊近有投化人云敕勒渠帥與兵叛之蠕蠕王身率徒衆追至西漠今爲應乘弊致討爲應休兵息民左僕射穆亮對曰自古以來有國有家莫不以戎事爲首蠕蠕子孫襲其凶業頻爲

寇擾爲惡不悛自相違叛如臣愚見宜興軍討之雖不頓除巢穴且以挫其醜勢閻曰昔漢時天下一統故得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寇不宜懸軍深入高祖曰先朝屢興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朕承太平之基何爲搖動兵革夫兵者凶器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便可停也高祖又曰今欲遣蠕蠕使還應有書問以不羣臣以爲宜有乃詔閻爲書於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叙凶事高祖曰卿爲中書監職典文詞所造旨書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閻對曰昔蠕蠕王敦崇和親其子不遵父志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高祖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閻遂引愆免冠謝罪高祖謂閻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甚有使人之禮同行疾其敦厚每至陵辱恐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爲非禮之事

及其還國果被譖愬以致極刑今爲旨書可明牟提忠於其國使蠕蠕王知之是年冬至高祖文明太后太饗羣官高祖親舞於太后前羣臣皆舞高祖乃歌仍率羣臣再拜上壽閻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聖性自天敦行孝道稱觴上壽靈應無差臣等不勝慶踊謹上千萬歲壽高祖大悅賜羣臣帛人三十匹又議政於皇信堂高祖曰百揆多途萬機事猥未周之闕卿等宜有所陳閻對曰臣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理兼於庶務孔子至聖三年有成子產治鄭歷載乃就今聖化方宣風政驟改行之積久自然致治理之必明不患事闕又爲政之道終始若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令旣宣若有不合於民者因民之心而改之願終成其事使至教必行臣反覆三思理畢於此不知其

他但使今之法度必理必明必行必久勝殘去殺可不遠而致高
祖曰刑法者王道之所用何者爲法何者爲刑施行之日何先何
後閻對曰臣聞刑制立會軌物齊衆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
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自鞭杖已上至於死罪皆謂之
刑刑者成也成而不可改高祖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問曰何
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
是政何者爲事閻對曰臣聞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
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然則天下
大同風軌齊一則政出於天子王道衰則政出於諸侯君道缺則
政出於大夫故詩叙曰王道衰政教失則國異政家殊俗政者上
之所行事者下之所奉高祖曰若君命爲政子夏爲莒父宰問政
此應奉命而已何得稱政尚書游明根曰子夏宰民故得稱政帝

善之十四年秋閻上表曰奉癸未詔書以春夏少雨憂饑饉之方
臻愍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已之誠齊堯舜引咎之德虞災致懼
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損益深恩被於蒼生厚惠流于后土伏
惟陛下天啟聖姿利見纂極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以獻
哲贊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無外七政昭宣於上九功咸叙
於下君人之量逾高謙光之旨彌篤修復祭儀宗廟所以致敬飾
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和增儒官以重文德簡勇士以昭武功慮獄
訟之未息定刑書以理之懼蒸民之姦宄置隣黨以穆之寃庶官
之勤劇班俸祿以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土以齊之甄忠明孝
矜貧恤獨開納讜言抑絕讒佞明訓以體率土移風雖未勝殘去
殺成無爲之化足以仰答三靈者矣臣聞皇天無私降鑒在下休
咎之徵咸由人召故帝道昌則九疇叙君德衰而彘倫斃休瑞並

應享以五福則康于其邦咎徵屢臻罰以六極則害于其國斯乃
洪範之實徵神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纏世鍾陽九數乖於天理
事違於人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旱之患
然立功修行終能弭息今考治則有如此之風計運未有如彼之
害而陛下殷勤引過事邁前王從星澍雨之徵指辰可必消災滅
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內頗爲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
動之以禮綏之以和一歲不收未爲大損但豫備不虞古之善政
安不忘危有國常典竊以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人有愁
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寬其往來頗使欣慰開雲中馬城之食
以賑恤之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畿甸之民饑甚者出靈丘
下館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貧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
之租隨運以溢其處開關弛禁薄賦賤糴以消其費清道路恣其

東西隨豐逐食貧富相贍可以免度凶年不爲患苦又聞常士困
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使役急
其禁令宜於未然之前申救外牧又一夫幽枉王道爲虧京師之
獄或恐未盡可集見囚於都曹使明折庶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卽
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常
法且以見憂於百姓論語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
凶年何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而已詔曰省表聞之當救有
司依此施行後詔閭與太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王師出
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布帛千匹粟一千斛
牛馬各三間上疏陳伐吳之策高祖納之遷都洛陽閭表諫言遷
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高祖頗嫌之蕭鸞雍州刺史曹虎據
襄陽請降詔劉昶薛真度等囚道南伐車駕親幸懸瓠閭表諫曰

洛陽草創虎旣不遣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高祖不納虎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高祖攻鍾離未尅將於淮南修故城而置鎮戍以撫新附之民賜閻璽書具論其狀閻表曰南土亂亡僭王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尅拔數城施恩布德攜民襁負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元非大舉軍興後時本爲迎降戎卒實少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旣寡東西懸闊難以並稱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尅班師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闢一厓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雖剪枝竭流終不可絕矣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源本也三鎮不尅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旣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置兵不足以自固

多留衆糧運難可充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泝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鎮舟船素畜敵因先積之資以拒始行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援實難忠勇雖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鎮且安土樂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戍軍還之後恐爲敵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旣尅其城戍鎮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猶過數方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尅以今比昔事兼數倍今以向熱水雨方降兵刃旣交難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度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於伊洛畜力以待敵釁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效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車

駕還幸石濟閭朝於行宮高祖謂閭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征但兵士已集恐爲幽王之失不容中止發洛之日正欲至於懸瓠以觀形勢然機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諸將並列州鎮至無所獲定由晚一月日故也閭對曰人皆是其所事而非其所不事猶犬之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戰之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戎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者良由兵少故也且徙都者天下之大事今京邑甫余庶事造創臣聞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願陛下從容伊瀍優遊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國緝寧然後向化之徒自然樂附高祖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閭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見封禪今雖江介不賓小賊未殄然中州之地略亦盡乎豈可於聖明之辰而闕盛禮齊桓公霸諸侯猶欲封禪而況萬乘高祖曰由此桓公屈於管仲荆楊未一豈得如卿言也閭曰漢之名臣

皆不以江南爲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高祖曰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此非近中國乎及車駕至鄴高祖頻幸其州館詔曰閭昔在中禁有定禮正樂之勲作藩於州有廉清公幹之美自大軍停軫庶事咸豐可謂國之老成善始令終者也每惟厥德朕甚嘉焉可賜帛五百匹粟一千斛馬一匹衣一襲以褒厥勤閭每請本州以自效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今存勸兩修恩法並舉閭以諸州罷從事依府置參軍於治體不便表宜復舊高祖不悅歲餘表求致仕優答不許徵爲太常卿頻表陳遜不聽又車駕南訓漢陽閭上表諫求回師高祖不納漢陽平賜閭璽書閭上表陳謝世宗踐祚閭累表遜位詔曰閭貞幹早聞儒雅素著出內清華朝之雋老以年及致仕固求辭任宜聽解宗伯

遂安車之禮特加優授崇老成之秩可光祿大夫金印紫綬使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於東堂賜以餼蓋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永歸世宗爲之流涕詔曰閻歷官六朝著勲五紀年禮致辭義光進退歸軒首路感悵兼懷安駟籬金漢世榮貺可賜安車几杖輿馬繪綵衣服布帛事從豐厚百寮餞之猶昔羣公之祖二疏也閻進陟北邙上望闕表以示戀慕之誠景明三年十月卒於家世宗遣使弔慰賜帛四百匹四年三月贈鎮北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文侯閻好爲文章軍國書檄詔令碑頌銘贊百有餘篇集爲三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爲當時所服閻彊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高祖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貪褊矜慢初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博士學生百有餘人有所干求者無

不受其財貨及老爲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有二子長子元昌襲爵位至遼西博陵二郡太守

子欽字希叔頗有文學莫折念生之反也欽隨元志西討志敗爲賊所擒念生以爲黃門郎死於秦州

子穆宗襲祖爵興和中定州開府祭酒

欽弟石頭小石皆早卒

元昌弟定殷中壘將軍漁陽太守卒贈征虜將軍安州刺史

子洪景少有名譽早卒

次子宣景武定中開府司馬

定殷弟幼成員外郎頗有文才性清狂爲奴所害

閻弟悅篤志好學有美於閻早卒

史臣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歟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

莫祀也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彩亦一代之偉人故能受逮累朝見重高祖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

魏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二 終

魏書卷五十四

魏書卷五十五

魏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三

游明根

劉芳

游明根字志遠廣平任人也祖鯁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廣平太守和龍平明根乃得歸鄉里游雅稱薦之世祖擢為中書學生性貞慎寡欲綜習經典及恭宗監國與公孫叔俱為主書高祖踐祚遷都曹主書賜爵安樂男寧遠將軍高祖以其小心敬慎每嗟美之假負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安樂侯使於劉駿直使明僧暲相對前後三返駿稱其長者迎送之禮有加常使顯祖初以本將軍出為東青州刺史加負外常侍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瑕丘鎮將尋就拜東兗州刺史改爵新泰侯為政

清平新民樂附高祖初入爲給事中遷儀曹長加散騎常侍清約
恭謹號爲稱職後王師南討詔假安南將軍儀曹尚書廣平公與
梁郡王嘉參謀軍計後兗州民叛詔明根慰喻敕南征河西仇城
連口三道諸軍稟明根節度還都正尚書仍加散騎常侍詔以與
蕭贖絕使多年今宜通否群臣會議尚書陸叡曰先以三吳不靖
荆梁有難故權停之將觀釁而動今彼方旣靖宜還通使明根曰
中絕行人是朝廷之事深築醴陽侵彼境土二三之理直在蕭贖
我今遣使於理爲長高祖從之文明太后崩群臣固請公除高祖
與明根往復事在禮志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
降侯爲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明根此年踰七十表求致仕詔
不許頻表固請乃詔曰明根風度清幹志尚貞敏溫恭靜密乞言
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再三表請殷勤不容違奪便已許其

告辨可出前後表付外依禮施行引明根入見高祖曰卿年耆德
茂服勤累朝歷職內外並著顯績逮于耆老履道不渝是以釐革
之始委以禮任遲能迂德匡贊於朕然高尚悠邈便余言歸君臣
之禮於斯而畢眷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位隆
固辭賢者達節但季俗陵遲斯道弗繼卿獨秉冲操居今行古有
魏以來首振頽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明根對曰
臣桑榆之年鍾鳴漏盡蒙陛下之澤首領獲全待盡私庭下奉先
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因泣不自勝高祖
命之令進言別殷勤仍爲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
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行禮辟雍語在元傳賜
步挽一乘給上卿之祿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之以定律令之
勤賜布帛一千匹穀一千斛後明根歸廣平賜絹五百匹安車一

乘馬二匹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詔曰游五更光素蓬簷歸終衡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帛五百匹穀五百斛敕太官備送珍羞後車駕幸鄴又朝行宮賜穀帛如前爲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璽書訪之舊疹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太和二十三年卒於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弔祭賻錢一十萬絹三百匹布二百匹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謚靖侯明根歷官內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高祖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焉子肇襲爵

肇字伯始高祖賜名焉幼爲中書學生博通經史及蒼雅林說高祖初爲內祕書侍御中散司州初建爲都官從事轉通直郎祕閣今遷散騎侍郎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上表諫止高祖不納尋

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持高祖欲令遂祿養乃出爲本州南安王禎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復爲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爲政清簡加以匡贊歷佐二王甚有聲迹數年以父憂解任景明末徵爲廷尉少卿固辭乃授黃門侍郎遷散騎常侍黃門如故兼侍中爲畿內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轉太府卿徙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黃門如故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令高肇世宗之舅爲百寮懾憚以肇名與已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賜秉志不許高肇甚銜之世宗嘉其剛梗盧昶之在胸山也肇諫曰胸山叢木僻在海濱山湖下墊民無居者於我非急於賊爲利爲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遂甚假令必得胸山徒致交

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益之田也知賊將屢以宿豫求易胸山臣愚謂此言可許胸山久捍危弊宜速審之若必如此宿豫不征而自伏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世宗將從之尋而昶敗遷侍中蕭衍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郁洲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曰玄明之款雖奔救是當然事有損益或憚舉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今六里胸山地實接海陂湖下濕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所謂雖獲石田終無所用若不得連口六里雖剋尚不可守况方事連兵而爭非要也且六里於賊逾要去此閑遠若以閑遠之兵攻逼近之衆其勢旣殊不可敵也災儉之年百姓饑弊餓死者亦復不少何以得宜靜之辰興干戈之役軍糧資運取濟無所唯見其損未覩其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猶近特須安帖不宜勞之勞則怨生怨生則思叛

思叛則不自安不安則擾動脫余則連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損茲小利不使大損世宗並不納大將軍高肇伐蜀肇諫曰臣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後用當今治雖太平論征未可何者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宜在安靜不宜勞役然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今之據者雖假官號真僞難分或有怨於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稱之自古鎮戍晏然更無異趣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何及討蜀之略願俟後圖世宗又不納肅宗卽位遷中書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相州大中正出爲使持節加散騎常侍鎮東將軍相州刺史有惠政徵爲太常卿遷尚書右僕射固辭詔不許肇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論叙有時不曉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回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頌

軍元義之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群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正光元年八月卒年六十九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賜帛七百匹肅宗舉哀於朝堂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貞公肇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治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爲易集解撰冠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皆傳於世謙廉不競曾撰儒基以表其志焉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肇之爲廷尉也世宗嘗私敕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足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肅宗初近侍群官豫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已下並加封邑時封肇文安縣開國侯邑八百戶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

子祥字宗良頗有學歷祕書郎襲爵新泰伯遷通直郎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肅宗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意卒亦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開國侯邑七百戶孝昌元年卒年三十六贈征虜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謚曰文

子皓字賓多襲侍御史早卒

皓弟安居襲爵新泰伯武定中司空墨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錄明根叔父矯中書博士濮陽鉅鹿二郡太守卒贈冠軍將軍相州刺史矯孫馥國子博士

馥弟思進尚書郎中

劉芳字伯文彭城人也漢楚元王之後也六世祖訥晉司隸校尉祖該劉義隆征虜將軍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劉駿兗州長史芳出

後伯父遜之遜之劉駿東平太守也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爲劉子業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爲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爲平齊民時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耻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讀誦終夕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汲汲於榮利不戚戚於賤貧乃著窮通論以自慰焉芳常爲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餘匹如此數十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有南方沙門惠度以事被責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時中官李豐主其始末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於太后太后微愧

於心會蕭頤使劉纘至芳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尋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爲中書侍郎俄而詔芳與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渥正除員外散騎常侍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高祖晏群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髻男子剋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髻男子剋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髻剋笄之不同也又剋尊故奪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

則稱子事父母鷄初鳴櫛纒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爲然曰此非劉石經邪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感芳理義精通類皆如是高祖遷洛路由朝歌見殿比干墓愴然悼懷爲文以弔之芳爲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爲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慚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毋憂去官高祖南征死鄧起爲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蕭鸞將裴叔業入寇徐州疆場之民頗懷去就高祖憂之以芳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徙兼侍中從征馬圈高祖崩於行宮及世宗卽位

芳手加袞冕高祖自襲斂暨于啓祖山陵練除始末喪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令芳入授世宗經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撫慰賑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並如故芳表曰夫爲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敦爲先誠復政有質文茲範不易諒由萬端資始衆務稟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虎門周禮大司樂云師氏掌以媿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之事以教國子弟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今之祭酒卽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官與天子官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民教學爲先鄭氏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案如洛陽記猶有仿像臣愚謂今旣徙縣崧瀍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趾至於國學豈

可舛替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炳在仍舊營構
又去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已上
學惟以二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
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
庠在國之西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
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
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
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
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
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
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
學故坊基趾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

四門猶爲太廣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
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名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
故出除安東將軍青州刺史爲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廉清寡欲
無犯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爲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
芳意也世宗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修正於是朝廷吉
凶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
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
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寔在審位是以列聖格言彪炳綿籍
先儒正論昭著經史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
管說竊見所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旣日職司請
陳膚淺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之
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

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兆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曰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皞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

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舍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之郊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爲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

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禋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爲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太宰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稷社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蓋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爲洛陽界內神祠今並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修理公私於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令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之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忝今職考括墳籍博採羣議旣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務隙野罄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爲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高祖於代都詔中書監

高閭太常少卿陸琇并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爲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世宗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則無以垂之萬葉爲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頻煩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專綜旣久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誥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爲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酬答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通尚書述奏仍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者彌歸宗焉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爲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

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即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唯誠社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正所

植之木按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愚以爲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世祖從之芳沈雅方正槩尚甚高經傳多通高祖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之在東宮高祖欲爲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高祖歎其謙慎更敕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女高祖乃爲恂聘之與鄭懿女對爲左右孺子焉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于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辨類三卷徐州人地錄二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

卷周官儀禮儀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世宗不許延
昌二年卒年六十一詔賜帛四百匹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
貞

長子懌字祖欣雅有父風頗好文翰歷徐州別駕兗州左軍府長
史司空諮議參軍屢爲行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轉通直散
騎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尋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卒贈鎮
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曰簡無子弟厥以第三子琰爲後

琰天平中走江南武定末歸國賜爵臨穎縣子

懌弟厥字景興好學疆立善事當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懌爲宰
輔厥皆與其子姪交遊往來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弟往還相
好太后令厥以詩賦授弟元吉歷尚書郎太尉屬中書侍郎冠軍
將軍行南青州事尋徵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孝莊初除國子祭酒

復以本官行徐州事前廢帝時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初
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復領國子祭酒出帝於顯陽殿講孝
經厥爲執經雖訓答論難未能精盡而風采音制足有可觀尋兼
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書及出帝入關齊獻武王至洛責厥而誅
之時年五十二

子騭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弱冠州辟主簿奉使詣闕見莊
帝於顯陽殿問以邊事騭應對閑敏帝善之遂敕除員外散騎侍
郎出補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厥之死騭率勒鄉部赴兗州與刺
史樊子鵠抗禦王師每戰流涕突陳城陷擒送晉陽齊獻武王矜
而赦之文襄王之爲儀同開府以騭爲屬本州大中正武定初轉
中書舍人加安東將軍於時與蕭衍和通騭前後受敕接對其使
十六人出爲司徒右長史未幾遷左長史六年受使兗州行達東

郡暴疾卒時人嗟惜之追贈本將軍南青州刺史

厥弟悅永安中開府記室

悅弟毓武定中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毓弟粹徐州別駕朱衣直閣粹少尚氣俠兄厥死粹招合部曲就兗州刺史樊子鵠謀應關西大將軍攻討城陷殺之

芳叔撫之孫思祖勇健有將略高祖末入朝歷羽林監梁沛二郡太守員外常侍屢為統軍南征累著功捷任城王之圍鍾離也蕭衍遣其剋軍將軍張惠紹及彭瓮張豹子等率眾一萬送糧鍾離時思祖為平遠將軍領兵數千邀衍餉軍於邵陽遣其長史元龜少騎一千於鍾離之北遏其前鋒錄事參軍繆琰掩其後思祖身率精銳橫衝其陳三軍合擊大破之擒惠紹及衍驍騎將軍祁陽縣開國男趙景悅悅弟寧遠將軍景修寧遠將軍梅世和屯騎校尉

任景攸長水校尉邊欣越騎校尉賈慶真龍驤將軍徐敞等俘斬數千人尚書論功擬封千戶侯思祖有二婢美姿容善歌舞侍中元暉求之不得事遂停寢後除揚烈將軍遼西太守思祖於路叛奔蕭衍衍以思祖為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頻寇淮北數年而死續子晰歷蕭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戍朐山朐山人王萬壽斬晰送首以朐山內附并晰子玠於京師數年後以玠為給事中汝陽太守正光初自郡南叛

芳從子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於劉彧並有各位懋聰敏好學博綜經史善草隸書多識奇字世宗初入朝拜員外郎遷尚書外兵郎中加輕車將軍芳甚重之凡所撰制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懋與殿中郎袁翻常為議主達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訪決受詔參議新令性沈雅厚重善與人交器宇淵曠風流甚美

時論高之尚書李平與之結莫逆之友遷步兵校尉領郎中兼東
官中舍人轉員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
陟之法甚有條貫肅宗初大軍攻硤石懋爲李平行臺郎中城拔
懋頗有大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劉生堂堂
搢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爲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之士撰成
儀令懌爲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馬熙平二
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貧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懌及當時才雋
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軍南秦州刺史謚曰宣簡懋詩誄賦頌
及諸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子筠字士貞司員外散騎侍郎歷河南郡丞中散大夫徐州大中
正祕書丞天平初卒贈前將軍徐州刺史

子規早卒

筠弟竦字士文少而聰惠年十二詣尚書王衍衍與語大奇之遂
與太傅李延寔祕書李凱上疏薦之拜祕書郎竦亦善士興和元
年卒年二十八無子兄子矩繼

懋從叔元孫養志丘園不求聞達高祖幸彭城起家拜蘭陵太守
治以清靜爲各卒官

子長文高祖擢爲南充州冠軍府長史帶譙郡太守被圍糧竭固
節全城以功賜爵下邑子遷魯郡太守高祖爲太子恂納其女爲
孺子卒

子敬先襲爵

敬先弟徽奉朝請徐州治中

長文弟永字履南頗好將略累著征戰之勤歷位中散大夫龍驤
將軍神龜中兼大鴻臚卿持策拜高麗王安還除范陽太守

芳族兄僧利輕財通俠甚得鄉情高祖幸徐州引見善之拜徐州別駕遷沛郡太守後遂從容鄉里不樂臺官積十餘年朝議慮其有二志徵拜輕車將軍羽林監卒官

長子世雄至太山太守

世雄弟世明字伯楚頗涉書傳自奉朝請稍遷蘭陵太守彭城內史屬刺史元法僧以城外叛遂送蕭衍衍欲加封爵世明固辭不受頻請衍乞還衍聽之肅宗時徵爲諫議大夫孝莊末除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時尙朱世隆等威權自己四方怨叛城民王乞得逼劫世明據州歸蕭衍衍封世明開國縣侯食邑千戶征西大將軍郢州刺史又加儀同三司世明復辭不受固請北歸衍不奪其意乃躬餞之於樂遊苑世明旣還奉送所持節身歸鄉里自是不復入朝常以射獵爲適興和三年卒於家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徐州刺史

子禕字彥英武定末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初蘭陵繆儼靈奇與彭城劉氏才望略等及彭城內附靈奇弟子承先隨薛安都至京師賜爵襄賁子尋還徐州數十年間了無從宦者世宗末承先子彥植襲爵見叙稍遷伏波將軍羽林監彥植恭慎長厚爲時所稱

時滎陽鄭演仕劉彧爲琅邪太守屬徐州刺史薛安都將謀內附演贊成其事顯祖初入朝以功除冠軍將軍彭城太守洛陽侯後拜太中大夫改爵雲陽伯卒贈幽州刺史謚曰懿其子孫因此遂家彭泗

子長猷以父勲起家拜寧遠將軍東平太守尋轉沛郡人爲南主客郎中太尉屬襲爵雲陽伯車駕南伐旣剋宛城拜長猷南陽太

守及鑾輿將反詔長猷曰昔曹公剋荊州留蒲寵於後朕今委卿此郡兼統戎馬非直綏初附以扞城相託特賜縑二百疋高祖崩於南陽斂於其郡尋徵護軍長史世宗初壽春歸款兼給事黃門侍郎持節宣慰及任城王爲揚州刺史詔長猷爲諮議參軍帶安豐太守轉徐州武昌王府長史帶彭城內史徵拜諫議大夫轉司徒諮議遷通直散騎常侍永平五年卒謚曰貞侯

子廓襲卒

子元休襲興和中睢州刺史齊受禪爵例降

元休弟憑字元祐武定中司徒從事中郎

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當乞言之重抑亦曠世一時肇旣聿脩克隆堂構正情梗氣顛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亢節臣權之日顧視羣公其風固以遠矣劉芳矯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識爲世儒宗亦當年之師表也懋才流識學有名士之風見重於世不虛然矣

漢書卷五十五

魏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三終

西州中鳳
氏國南

